

蘊懷閣文集



與張若雲書論校太平御覽

文集五

客冬邂逅如舊相識別後屢辱存問僕以歲事牽率匆促
解維虞山婁水百里而近款晤之期當復不遠屬校太平
御覽先得數卷奉寄覆閱諸君校本每卷僭正數十條惟
孫君子瀟黃君琴六所經審定矜慎有識餘子雖駁辯典
博核之鄙意終不甚慊夫校書祇讀書之緒餘而改書乃
校書之大忌慨自方策叢佚一變而爲筆錄再變而爲板
印蘇氏有言諸子百家之書近歲轉相摹刻多而易致然
宋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諸家號稱藏書而叢
龐顛錯魯魚亥豕不勝枚舉獨吳中曾文彥和賀鑄方回
二家俱手自讐校不妄竄改數百年後善本久湮明代中

葉士不師古校書之家任意增刪御覽舊刻尤多舛謬一
葉之內譌錯疊出一卷之中脫軼不少今欲竭蒐討之精
神復曩昔之面目曩乎其難之矣足下所有舊藏鈔本雖
缺軼不全而足資採取又得何君夢華影宋鈔本大可依
據夫舊鈔影宋雖未必一字無訛而餽羊之設碩果之存
篤信好學珍同拱璧乃諸君不以鈔本正明刻之訛反以
他書亂御覽之舊某條据某經某句据某史點竄塗改體
無完膚是匪爲御覽傳信直欲爲明人助虐也竊謂舊鈔
之字義苟畧通卽宜堅守明刻之本語太易曉轉難輕信
伊古箸述之體類多詰屈非如制舉之文僅求諧暢大學
之述秦誓與尙書異中庸之引嘉樂與毛詩亦異童而習

之皆無可疑何獨於御覽一書盈庭聚訟僕甚惑之曩曾
與夢華議欲依影宋棗板毫不增損於守殘抱匱之中得
闕疑慎言之義而足下意見不合必欲博綜載籍實事求
是則當嚴定規條歸於畫一凡舊鈔與他書同與明刻異
者宜從舊鈔明刻與舊鈔同與他書異者宜從明刻如此
方是以他書校御覽非強御覽以就他書也以舊鈔正明
刻非援明刻以混舊鈔也若如諸君所校則竟可名其書
曰虞山張氏重訂太平御覽而非僕之所敢奉命矣膠固
之論流於激切惟足下警之

蕭梅生云自宋儒勇于改書明人尤爲妄作是篇堅守
舊刻謹慎校讐深得漢人家法而義旨閎深詞條暢茂

絕似菴苑閣集中說經文字

答黃琴六書論古泉幣制度

琴六足下前過高齋出古泉見示如披羣玉之府僕思奉
鐵五銖二品易太和五銖足下咨弗與反謂僕以五十里
易安陵爲貪而不知足毋乃太過與太和本無甚寶貴特
吾家寡有故以爲請何貪之有承詢古刀布諸品按泉志
所云異布字多不可識當時金光襲李孝美董道之徒疎
于考證沿及洪氏訛以傳訛今考古幣字有曰平陽者史
記秦本紀寧公二年徙居平陽括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州
岐山縣西四十里有曰安陽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攻
晉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括地志卽今相州外城是
皆秦幣也有曰庀陽者史記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庀

陽城括地志庀陽故城一名北庀在鄭州滎陽縣十七里
此幣卽唐西河別駕李幼奇于長平溪澗中得者洪氏以
爲字類科斗不可識者是也齊刀字或作齊太公或作齊
北杏皆謬當以齊吉貨爲是山左金石志云化卽貨字或
作从者化字之反莒刀面文兩圓卽莒字此亦齊器戰國
策樂毅伐齊城不下者惟莒卽墨是莒亦齊之大都會故
得鑄貨金也諸刀幣皆作于戰國先秦間或以平陽安陽
屬虞夏齊刀屬周初莒刀屬春秋時者皆非是漢書食貨
志王莽鑄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
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直一百自小布
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

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直千錢是爲布貨十品所
謂大布卽大布黃千黃與橫通其直當千故名橫千黃卽
橫古橫衡二字通詳禮經鄭注毛詩鄭箋史記大橫庚庚
橫卽衡字衡者平也契刀平五百之類也橫作黃者猶鬻
舍卽橫舍颺颺爲橫颺黃乃橫省橫又有黃音國語合從
連橫兵革不藏是也莽鑄泉布由小泉直一至大泉五十
皆于泉上著明所直之數由小布一百至大布黃千亦于
布上著明所直之數今世尚有留遺皆著一百二百字與
漢志合洪氏僅列布名不載所直以意圖形未曾目見妄
引張台之說讀大布黃千爲大黃布刀謂莽自稱黃帝後
裔大黃猶漢稱大漢則何不稱大新乎此又不經之說也

篆文刀字中無一點千字類刀中間以點代畫如周穆公鼎朱作𠂔龙生鼎生作𠂔之類不可枚舉且莽鑄泉刀布三品刀與布豈得混合乎布貨十品外別有貨布單著二字亦猶泉貨六品外別有貨泉單著二字可知莽鑄泉貨皆對待爲之其例更無可疑也又按次布九百九作𠂔弟布八百八作𠂔皆以一作五以一作一象籌竿形今人以直橫紀數此其權輿與契刀之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平五百按契字說文切部下从木上从切切字从丰从刀取分別之義契字在大部莽之制刀字从木今世有从大者贗物也古刀幣歷千數百年好事者以僞亂真斷難證信若藉以攷據吉金務在實事求是洪志

疎漏當駁正之足下又詢及馬錢制度僕按馬錢有魏將吳起秦將散騎蜀將馬超魏騎驥足齊將田單又有飛黃渠黃赤兔赤駒躡足追風赤電汗血諸名目或字在上下或左右幕文皆作馬亦有馬在正面者僕所藏甚少所見亦不廣友人錢同人云馬錢諸名見于李清照宣和打馬圖清照自序云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攷宣和間人取二種參襍加減所謂宣和馬者是矣予獨愛依經馬云是清照此圖有馬無將故所列但有馬名與世所傳馬錢頗有合者然則秦將蜀將其殆關西馬所用邪同人博極金石搜訪古泉貫穿歷代正閏年

號旁及外國錢下及撒帳吉語壓勝諸品所著圖譜珍奇
殺列惜不令足下見之吳頊儒所示大中通寶錢古色斑
斕然不過四百餘年物耳考明會典知此錢係太祖爲吳
王時所鑄或誤指爲唐錢不知唐宣宗大中年間無鼓鑄
事亦猶張士誠之天佑通寶或云是唐天佑不知唐哀宗
號天佑在位四年唐亡後唐莊宗仍號天佑然皆不聞有
鑄錢事也昨李湘芷贈我大觀通寶錢中無方孔下有枋
長一寸二分幕無輪郭有光可鑑湘芷云此錢鏡也俟續
攷足下暇時過我卽當出以相示其雙龍雙鯉錢銅質精
好足供珍翫再示我卽當奉還僕雖貪多務得何敢爲
并吞之謀况足下保此區區亦難自豪乃復襲而取之夫

何忍哉一笑不宣

與蕭子山書

子山足下九月間高軒過虞山于李湘芷處得半日談知足下論詩脫弄凡近深爲悅服古人之詩各有谿徑可入而學之至於古人者必無復有谿徑而後吾之性情與古同吾之面目與古異今謂子面如我面我不信也謂我詩如子詩我不願也况古人去我千百年古人之上復有古人各自爲其詩各自傳於今今之爲詩者亦不過各自爲其詩各自傳於後耳然詩有無窮之變化未嘗無一定之格律近年江以南詩風氣愈變愈新愈趨愈降其于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任意流覽功夫不深閱選本不閱專集得此外貌失其內心執筆學之如塗塗附見有獨闢生面者

能于陳腐中忽創新異遂羣然效之乃逸乃諺既誕是欲
自異于古人之面目而轉襲俗下之面目也又恐己之所
是人之所非必且遂非文過攻人之非以顯己之是大聲
疾呼謂必如是方爲詩不如是卽非詩夫詩亦各言其志
而已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行其志以達其辭無詩之見者
存何有人之見者存至于力之有到有不到則惟盡吾心
而已詩之或傳或不傳則吾不得而知也僕之于詩無所
得然此中人語頗不欲爲外人道而足下非外人也故卽
足下之論而申言之同里儕輩中工詩者不少其純駁或
互見足下掃而空之僕則未敢妄議耳常孰吳頊儒能爲
韓歐之文詩非所長然亦有宏暢清朗者其人負氣嫉惡

近稍和易其學問殆更進邪與足下亦有舊故附及之十
一月十八日大士謹上

答陸祁生書

祁生足下來書評論拙詩獎許過甚不敢當竊嘗閱古人專集自首至末諷詠數過而一代之興衰治亂一時之風俗人心以及作詩之人之行藏遭際身世顯晦友朋骨肉死生契濶燎若指掌上可以補史傳之闕遺下可以備志乘之蒐討而又言之有文行而自遠則不朽之業具於是矣僕自廿數年來亦嘗參稽列朝之掌故博訪時政之利弊延覽當世之賢豪商畧出處之大義雖不能措之於事亦竊欲見之於詩而集中所已刻之作不盡爲意中所欲作之詩卽或體備比興義兼諷諭而授今證古牽率比附忠愛之旨鬱而不舒抗墜之音繁而不殺其去古之作者

不可以道里計也昔人論文有云賢者之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患在乎有心爲關係自非沈深激宕動合自然惻怛慈愛出於至性則是以隨聲附和之辭作無病呻吟之狀言之或可動人而詩中未嘗有我僕甚病之用是刻苦淬厲有一於此必當速改此中甘苦惟足下共喻之願與足下共勉之而已大集有續印者卽望惠寄勿遲大士頓首

陸祁生云大哉言乎盡之矣

與丁儉卿書論陳壽三國志體例

昨惠顧論及陳承祚三國志體例具見足下讀史實有卓識歷代正史自史記兩漢書外首推三國志爲良史其敘事簡括實出于蔚宗之上後人妄譏其帝魏寇蜀直與兒童之見無異蓋自魏氏篡漢晉承魏禪中原人士咸謂正統在魏矣承祚乃定爲三國不予魏以正統其意實欲尊蜀而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保有一隅不獲混一區宇史家據事直書自不得目之爲大一統至于吳據江表又無論已其書有傳無志表以三國不足當一代之制故畧之其有評而無贊魏吳篡竊不足贊也獨于蜀志楊戲傳末載戲所著季漢輔臣贊且冠之以昭烈皇帝其敘有云承

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皇皇漢主大書特書尊之至矣其作蜀二主傳首書先主後主次書姓次書諱而吳志則書孫權字仲謀孫亮字子明皆直斥其姓名又蜀后稱后吳后稱夫人皆抑吳尊蜀之意魏帝雖升爲紀而同爲三國之主惟魏國尊而奉之則猶是先主備吳主權同例耳魏文帝紀載漢帝奉璽綬禪授之冊而不書魏王登壇受禪之詔蜀先主傳則大書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而詳書詔文二百字名正言順而魏吳之篡竊愈見其可恥此春秋之法也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其時獻帝尚在蜀主卽位承祚恐後世之譏故書云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蓋其史筆之審慎如

此魏文篡漢羣臣勸進侈陳符瑞皆削去之獨于章武之初勸進表文一一書之其詳悉又如此且承祚所推重者惟武侯故于傳末具載諸葛氏集目錄篇弟而并書所進表文于後稱其無惡不懲無善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又比之于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于產又進而擬之以咎繇大賢周公聖人而極贊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承祚之心悅誠服有如此特其評末有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因晉以蜀爲僞朝承祚身爲晉臣而論敵國之臣不得不稍從貶抑此亦史家之通例也統觀魏蜀吳志知承祚顯分三國之名隱寓帝蜀之義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卽其義而申明之是時琅邪

嗣統與漢中承制相似祧魏承漢固其宜爾朱子作綱目時南宋之局又與蜀漢相似且代已屢革易于論定而後世反斥承祚之帝魏寇蜀誣妄甚矣昔秀水朱氏讀先主傳中卽位詔文曾有陳承祚以統與蜀之論近如嘉定錢先生陽湖惲子居氏論斷三國志體例俱能不囿于俗說茲復旁通而曲暢之質諸足下當亦聞而首肯也

真丁儉卿書論毛鄭詩譜義例

儉卿足下示所輯修鄭氏詩譜精確不易如檜鄭同譜爲鄭氏之舊王風次豳後亦係鄭氏之舊具見卓識又如補定之方中于衛譜補陟岵于魏譜補車鄰黃鳥于秦譜補鹿鳴魚麗皇矣于雅譜而三頌之譜各補其缺又別爲續譜以附于後條縷明析如示諸掌後之宗鄭學者得所據依厥功偉矣譜中大雅緜思齊皇矣三篇繫以武王文王大明二篇繫以成王按此數詩雖爲文王崩後所作而皆專主文王鄭氏所云某篇某作者皆以時事爲準非以世次爲斷也且如秦風黃鳥係穆公沒後之詩因其詩爲穆公而作故繫以穆公商頌烈祖祀中宗爲中宗崩後所作

而繫以中宗元鳥長發殷武皆作于高宗崩後而亦繫以高宗然則縣思齊諸詩或可繫以文王而商頌那詩雖有湯孫之文特其詩爲祀湯而作或卽繫之于湯不必編入太甲矣魯頌四篇皆指僖公不必因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之事而編入文公矣惟周頌敘述列祖原不必專指成王而皆爲成周致太平之詩自當以成王爲主此又與縣思齊之例不同鄙見如此書以代跋惟足下正之禮記匡扶鄭說詁解甚確惟傳寫有脫誤處爲簽注若干條原書封歸掌記卽鑒收之附問近狀不宣

與蕭梅江論文書

梅江足下別又數日窮居無慘惟屢所示大集以盪滌胸次之塵穢而破其鬱結僕于此事無能爲役特不欲自蹈卑下雖詬病者衆歿竝世瑰璋絕特之士或謬爲推挹今得足下益秀吾道不孤竊謂文章之事遂于經精于子汎濫于諸史百家尤必通達時勢詳析掌故凡朝廷制詔功令因革損益筆之于書原委秩如出而與海內名公卿賢士大夫切劘往復薈粹衆益于是言文而行遠身沒而言立若私持肌見一得自憙是謂鄉黨自好之文非媿羣雅之文也今夫野人入宮見帷帳之盛夥頤沈沈忘其顛妄偏隅之士毀其異己譽其同己聞道大笑何以異是昔之

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固不襲遷范不襲班柳州服韓而異韓睂山師歐而變歐今之爲文畫地以限動稱八家裁度尺寸惟形模之是肖猶己陳之芻狗飾之以文繡故其言芴然而粗嘖然不類諧諧然而沸也昌黎答尉遲生云文者必有諸其中與馮宿書云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嗚呼古人之文曷嘗徇俗所好哉陳商語高三四讀不能過曉樊紹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彼所爲豪傑之士也若以後指前槩用一律是爲文中之鄉原人而鄉原德之賊文而鄉原文之賊君子不以今人之文例古人然後可與道古不以古人之文限今人然後可與論文此論一出聞者譁然然惟足下能共語而竝世瑰偉絕特之士必有謂我兩人不戾於古者非言之難而爲之難此則僕自知之明而不能不斂手讓吾梅江也新寒爲道珍愛不具

答郭祥伯書

十月晦日得手書教以所不及幸甚幸甚拙詩多率意之作卽有發摠性靈者亦爲才力所限不能如吾意之所欲出足下乃賞其沈深樸實縱橫排宕毋乃過于夸詫邪辱賜大集往復孳翫知足下上追古人之心下以俟諸百世是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非尋常之徒所能與乎其間也足下交游滿天下僕亦與賢士大夫相周旋竊謂評詩論文所在皆是而有志于古者海內不過數人豈皆晦其跡埋其名老死于蓬蒿邱壑不見知而不悔與抑天之生才實難其竝世而生者尤難與今僕之所得不敢窺足下什百之一而其心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每恨相見之晚時

時有足下于意中而又恐足下意中未必有僕也今而知
僕之私心過慮者非所以測足下耳月杪有談菀之約固
所願也十一月十五日盛大士謹上

與吳巢松學使書

都門執別歲月若馳近閱邸報知執事奉

天子命視學中州夫中州爲人才薈萃之地執事作興而
鼓舞之必將有經世之彥如漢賈生理學之儒如宋程子
者相與沐浴教澤舞蹈詠歌以揚厲我

聖清二百年作人之大化而益信執事平日之所學爲不
虛也僕自己卯出都羈宦射陽精神頽廢朋舊衰謝吾鄉
彭君湘涵溘爾永逝汪君厚夫抱病解組畢君子筠試吏
浙東宦况索莫惟其尊人靜翁飲酒賦詩體氣健勝差足
慰耳湘涵有懺摩錄其所箸論皆平實學問儒修禪理一
以貫之仁和許菊船刺史攝篆吾州代爲鋟板湘涵門弟

子黃茂才景濂郵寄淮上始得受而讀之景濂敦善行博
聞強識卽其所就已有足傳聞有薦引入洛者伏惟執事
推故人之誼置之於賓從之列則此君親炙言行增長學
識又以其間周覽名勝登陟山水異日學成而歸使吾鄉
湘涵之門復有繼起此卽執事作興鼓舞之盛意不僅一
鄉一邑之私幸已也適乘郵便敬問起居願言之懷百不
及一某頓首

答譚康侯戶部書

康侯戶部執事大士居京師三年無所得見執事竊忝
此行不虛然而五年之別雖有撰述末由質正獨學孤陋
悔不可追辱賜書意氣懃懇唐公見推奚以勉副粵東七
子之刻于覃溪先生選本外增置四家往者小舟侍御誼
諉匆促言別忽感鄰笛追悼良友博士故瘦尙不食言而
肥然明珠萬斛僅拾一粟元纁束帛所得寸尺區區之意
何足小補夸譽過情愧疚靡傷辱寄新什其思幽夔要眇
其辭抑揚反復神光離合若遠若近唐李翰林擬古樂府
庶幾近之宋以後不多見也唐詩李杜竝峙近人學杜襲
其顛遺其神骨若李則不能學不敢學甚者以爲不可學

竊謂太白風詩之正聲少陵變雅之遺響皆濫觴離騷者
也不讀離騷不能學李杜不學李杜不能爲宋以後詩
下士蕪陋意主速化君子務其深且遠者陟嶮遡梁曲折
赴壑崎嶇經邱煙漬靄聚神風颼颼聽其所止而休焉是
故踴步不息馴致千里累壤不輟終成崇岡笑彼蒙鳩營
巢風至茗折儵鮓之魚眩于沙而思水讀執事之詩其知
所愧矣抑聞越人去國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
見于國中而喜今走之所見皆不慊于心見所示詩則不
啻足音蹙然而警欬其側也香石艱于一第南山不入詞
苑香鐵不舉進士秋航試吏辛山南歸小舟中途奄化豐
才嗇遇我道固如是邪大士無用之瓠繫而不食特不敢
爲逃者之不問路溺者之不問遂非我而當謂之吾師是
我而當謂之吾友願以師之非我望之執事其必有以惠
教我也操翰申志悵悵而已大士頓首

答黃香石書

香石足下已卯都門兩月相聚一別五稔會合之難至于如此去冬得來訊快若覲面卒卒不及報心甚闕然辱問近狀幸體氣不甚衰弱所學尚不至荒廢然與足下別久言無聽唱無和長抱此爲戚戚足下南轅北轍連不得志于有司長安人海中拾青紫者皆習制舉義而足下窮日夜之力心古人而追之天不生足下于百數十年前與國初諸老齊驅竝駕而生足下于今日使足下爲舉世之所不爲夫爲舉世之所不爲非力薄者所能負荷而天獨使足下一身任之此殆天之獨厚于足下也今夫天之生才不分窮達而生才之局或百年一變或數十年一變大

率達者與達者窮者與窮者各以其類而應焉今天下大雅閎達之才不在上而在下然而

天子志切求賢豈不欲使海內英彥竝進于闕下而執政大臣謂賢才難得恐不能抗衡于百數十年以前余謂近世之才特窮于下而末由進散而不能聚耳才聚于上卽見多才散于下卽見少若欲散者復聚聚者不復散則非大有力者不能轉其機而持其局漢之賈董不可作卽有之非建陵侯平津侯諸人所能舉也唐之韓柳不可作卽有之非趙憬賈耽盧邁之徒所能舉也夫是故才之窮者且甘于窮而益厚儲其才不使我國家有乏才之嘆譬若深巖之木大匠不至鬱蔥愈盛况足下如秦松漢柏非可

斲而小者窮達之說以例常人則可以例足下則不可足下勉之而已承示詩集增刻第六卷又誤粵嶽子虎坊襍識補輯困學紀聞十箋日下偶筆如干卷經部自易宗外羣經各有端緒名山述作先睹爲快曩刻七子詩以小舟沒後不敢負諾故有是舉迺辱譽言益自慙耳令嗣照文早慧而天是大不幸事然望足下善自排遣天旣厚足下以才則必畀以悲苦厄塞之遇昔賢所同無足恠也珍重自愛臨風悵然未知何日當相見邪大士再拜

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

海帆先生執事日來得奉教言示以爲文之法并辱訂正拙作感甚幸甚 國朝以來海內治古文者莫盛于桐城執事熟聞鄉先生遺教以教孝教忠之旨爲可歌可泣之文天下之大事事物物無不備具而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三致意焉夫文章之道通達萬變而各隨其人之情性以出其人狂則其文高明而俊偉其人狷則其文廉直而勁正其人剛則其文發揚而蹈厲其人柔則其文恭敬而溫文卽其所近而深造之皆可進于古之立言者若溺于功利者欲天機汨喪而又欲欺世盜名自附于著作之列則其文雖或震炫世俗而必有卑猥穢惡之氣

藏于其中惟深于文者能辨之然則治古文者亦治其性情而已矣治性情者亦求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已矣余故讀執事之文而不覺其感動興起也大集謹奉歸記室祈管收五月初六日大士再拜

與汪己山員外書

己山執事袁江一水室邇人遠十二日奉訪知體中偶有不適未得見近日所苦想平復念甚僕之所以銷聲滅迹者因兒子璵病久不瘳百事俱廢去冬假旋今春至淮則兒病日篤兒有鄉關之思乃買舟送歸尚冀服膏水土或可漸安歸未兩月竟化去僕痛悼不欲生自六月至今六十餘日見兒所遺服物玩好圖書筆研必吞聲嗚咽譬如鳥獸失亡其羣越月踰時猶必徘徊焉嗚號焉躑躅焉踟蹰焉凡有血氣之倫莫不係戀其骨月舐犢之愛情所不免况兒孝謹能善事我而竟舍我而去可哀也諸同人多方慰藉或有以老氏之說進者謂宜屏除憂慮收視反聽

塞其兌閉其門善攝生者不趨于死地而歸于無死地太
上忘情非無情也自有而之無斂情以繕性也或有以釋
氏之說進者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極西之國其土大樂
善人往生無不如意昌黎弔武侍御所謂以妄塞悲者悲
固不待塞佛亦無所妄也此二說皆顯背于吾儒夫人之
不能無情猶其不能無性也生者之不能無死猶死者之
不能復生也則釋老之謬不足辯矣又有勸僕宜讀莊子
者莊子之言與釋老畧相似而亦有近于吾儒彼以生爲
附贅縣疣以死爲決流潰癰夫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
在是與無生之旨異與長生之旨亦異也且曰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則于吾道其庶幾矣僕抱喪明之痛惟

喜閱南華寓言詩久不作間取舊作古文隨筆削改以自
消遣溺人必笑執事何以教之頻伽何日至浦晤時望以
此書致闕癸未冬有七言古詩奉贈執事與頻伽次韻見
答已棊入續集冬間擬刻文藁明春葺事當彙送是正也
秋風乍涼眠餐珍重八月十八日盛大士謹上

答李海帆觀察書

八月十二日袁浦舟次相對歛歔嘆人事變遷兩月之間
頓殊今昔僕罹天罰折我愛子執事以糧艘人夫滋事部
議左遷雖罪人已獲不日卽有

恩旨但今年督漕乃數十年未有之艱苦執事適當其時
未免掣肘竊思執事以閎才傑望出宰越中不十年位至
監司爲仕途中不易得之盛遇何忽有此挫折則以交于
窮愁之人而臭味從此移焉昔望溪先生自言平生數奇
與相知者多窮厄或當世名貴人無故相慕則屯蹇輒隨
之然則執事之少有挫折非僕之爲累而誰累乎然執事
不以挫折之故遽棄僕則僕又何敢以挫折之貽累而自

蘇轍文集卷第五
外于執事哉拙文二首辱點定惟過獎益增愧耳聞行旌
已發不及送想渡河未遠急附郵敬問動靜不宣九月十
四日盛大士謹上

答黃香鐵書

香鐵足下相隔六千餘里無從覓寄書郵所欲言者書又
不能盡達半年來惟常常誦足下從徐君所寄一函摩挲
展翫如共晤語嗟乎嗣宗窮途楊朱歧路禽尚之契各在
天末甚矣悲哉此之爲別曩與足下相見在庚辰之夏忽
忽五年人事代謝死生契濶言之痛心小舟物故其精誠
魂魄時或見諸寤寐七子詩刊成夜夢髮鬣執手慰勞如
平生覺而孤鐙熒熒然聽悲風撼壁寒蟬欲語不自知涕
泗之滂沱也承詢璵兒病狀書至淮孺兒奉書以泣時僕
以事假旋兒畱于淮今春正月杪僕復詣淮則兒病大劇
淒然動首邱之想二月廿七日送歸婁東月餘竟爾奄化

僕今年五十有五矣遭天酷罰泥沈金鑠蘭枯竹裂欲生
不可求死不得終日混混思覓荒原無人處放聲一哭奈
目之所見身之所歷皆彼樂此哀秦肥越瘠落莫相眎實
偏處此畏而走避如涓蜀梁之明月霄行俛見影爲伏鬼
印眎髮爲立魅也失氣而死朝不及夕惟念平素洛誦副
墨相依爲命詩集外古文襍箸十數萬餘言編纂未竟恐
一旦棄世不惟射聲之鬼長恨他鄉抑且脈望之灰竟委
塵劫乃鏤不忍舍手自編訂并以兒詩附後自今秋開雕
計明春可卒事其間妍媸混淆舛簡失當文章之傳非所
敢望後世譏我又誰解免久思引疾速歸又恐僻處海角
足下公車來不獲一面故忍而留此足下或由長江入洛

逶邈北去不及過淮則必于禮部試後無論得失至淮一
晤黍勿忘故人之言且更有勸者足下得志則出所學爲
一世用不得志則蓄所學爲百世用慎勿以賢于流輩稍
自退沮凡交近則相靡以信遠則忠之以言僕非茂齒子
誠惛陰獻此愚誠惟當亮簪香鐵香鐵雲山萬重會合之
期邈在何日臨風操觚聲淚俱咽順時保愛不盡所云九
月四日盛大士謹上

與姚春木書

春木先生執事居近二百里神交二十有餘載願言之懷莫由自達中春見所寄雷存齋書詢及拙著已刻者有幾未刻者有幾具見勤心延攬雖庸陋如僕猶心焉數之伊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心醇氣和謙謙然不自滿足者今執事虛懷集益至于如此使僕願見之心更切思欲盡出所作就正而寶應相距一水失之交臂秋間行旌南去從吳門泛錢塘道里阻隔虛此良覲又數月于茲矣昨得令弟書知拙文數篇已附便郵達覽并以大著一首寄示發函朗誦何啻身侍于几席之間而承其緒論也書中所論著書輯文各有體例著書者必羅列掌故包舉鉅細輯文者

必綜攬文辭兼別體用此皆精當之論無可易者卽如杜佑通典專言政事而文辭炳然則事爲主而文輔之者也姚鉉唐文粹專主文章而掌故秩然則文爲主而事從之者也由唐及宋著述之例不相混淆若旣以選文起例而復以經濟標名是蹈近習而違古法恐不能免來哲之譏竊謂此事爲之實難言之亦甚不易譬猶門外人不能度堂上之几筵堂上人不及辨室中之奧阼必欲申其所是正其所非一傳衆咻口衆我寡又惡用此駁辯者爲憶僕十數年前曾客虞山張氏分校太平御覽同事者妄改古書沿明人陋習僕以一人抵排攘斥之衆論不合決然引退此非過于膠固實恐後世之紛紛歸咎也今從篋中檢

得此文奉質惟惠教之勿吝令弟將膺薦入都未識執事能渡江北來否葉生叙蘭畱寓學舍窮愁寂寞中獲此文字緣亦足欣幸聞其在門牆已久所造故自不凡此間談莚者絕少頻伽在袁浦亦不常見惟郵筒往來甚便也臨書主臣不盡積愆惟千秋述作爲道自愛不宣乙酉十二月二日盛大士頓首謹上

華亭范學誠校

麗正書院重建楊公祠碑

文集六

乾隆三十有一年歲在丙戌兵部尚書漕運總督清江楊勤愨公建麗正書院于淮安郡城之東南督諸生肄業其中越二年戊子公薨諸生奉粟主祀公于書院麗澤堂之西楹嘉慶庚辰余以校官監書院事朔望謁粟主再拜中春擇吉日具牲酒潔籩豆諸生各執其職罔不共恪中秋亦如之今尚書兩湖總督德化李公于

今上御極之元年持節涖淮淮之文教大興甫下車卽詣書院進諸生而詔之曰凡爾立身行己文章經濟有勤愨公之典型在爾其勉之明年春議修講堂及東西號舍重建勤愨公祠旋以督漕北上不遑興作秋九月公奉

命節制全楚而繼李公者則今尚書兩江總督昌黎魏公也魏公蒞任二年每課書院亦以勤愨公之訓訓諸生甲申之春蠲俸創脩同僚庶尹黽勉襄事公命余曰凡書院興築事悉以屬子落成子以文勒諸石余固辭公曰此李公意也李公知吾子久臨行具言書院事盛某可任故以屬吾子子毋辭余承命鳩工飭材修葺講堂東西號舍別構勤愨公祠于講堂之東北祠南向東上左旁有門繚以長垣較舊制甚恢廓閱三月告成率諸生行釋菜禮是年冬余假旋明年乙酉期滿至淮公升任去余恐負公之屬也迺爲文以記之竊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學校之興必從書院而肇始自來海內才彥萃于東南由東南以

迄西北則必沿江浙淮達于河洛故淮安者南北人文之一大都會也我

聖清以文教治天下

世宗憲皇帝命直省府州縣各立書院以廣儲天下之人才淮安爲江北文藪自勤愨公創立麗正書院而名公鉅卿高賢碩德皆出其中爾來十數年間弦誦之聲少衰歇矣而李公繼之魏公又繼之皆奉勤愨公遺教俾後進之士薰德善良陶冶而成必有以立身行己文章經濟繼勤愨公而起者公之流澤孔長故其食報愈遠也銘曰

淮之書院勤愨始築堂其東以公祀公其來歆來饗此公之愛民如愛士公之愛士如愛子誰其嗣之魏與李俾詒

來者踵其美

淮安府重修韓侯祠碑

韓侯祠在淮安舊城郡治南其地近市其制狃樸其厯歲久梁桶赤白彫剝不治道光元年夏長白筠圃富公奉命守淮治人以明事神以恪日嘗謁侯之祠而嘆曰惟侯偉烈炳青史千數百年淮陰一隅因侯而顯侯亦屢著靈慶爰庇桑梓官斯土者於神所庀會弗繕垣葺牆習於簡陋又奚以揭虔妥靈迺蠲奉錢鳩工庀材大新輪奐丹雘爛若式廓基址築樓三楹惟月惟日工告事訖公率屬朔望展謁晴雨祈禱牲酒邊豆悉中儀式是歲年穀順成無疾風猛雨民無疫癘公答神貺饗祀益虔於虘吾聞伊古國士之遇生前且不可得何況身後斯祠之興者久廢旣

廢復興而大獲祥廕者有國士之知卽有國士之報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邪古淮陰縣去今郡城五十餘里縣廢而城亦圯侯舊遊處如淮陰市漂母墓釣臺盡沈于水今所存者非其遺迹然而賢者之在人國生則愛慕之沒則馨香而俎豆之時無古今地無遠近也今夫茫碭山澤之間蛟龍旋繞雲氣皆成五采迺易世以後徒見長林豐草驚禽駭獸而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曾不若侯之生長淮陰式侯之里升侯之堂莫不歔歔太息悲歌感概推原其不忍背漢之心至於貫天地昭日月侯亦可以無憾矣乎抑聞侯之言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方今河患屢作洪澤湖水大溢侯亦能如擊殺龍且時盛沙萬囊壅水上流

捍大患於倉卒俾我賢太守克成底定功則不啻一飯之德千金之報也余故書其事以鑱于石其辭曰
飛鳥盡兮藏其良弓嗟侯之忠兮廟祀則崇侯之來兮雲容容歸于故鄉兮煥此新宮舞馮夷兮御豐隆驅潛蚪兮降毒龍軸轡千里兮輓運通欽于世世兮維侯之功

丁儉卿云澹宕夷猶別有神會立論皆關合時事不泛美韓侯尤見文律精細

賜祀昭忠祠四川松潘鎮左營遊擊山陽江君祠版文
江君諱坤字振公山陽人其先自歙縣遷于淮曾祖仰松
祖起鰲父豹皆以武功顯君年二十五以三品子弟投漕
標効力補鹽阜營千總任滿保薦留兵部行走乾隆三年
補四川提督中營守備七年以邊才擢用入
見請假歸省奉

俞旨并

賜其父文綺二端感泣願以死報十年三月川陝總督慶
公命領大兵征瞻對抵東俄洛攻加社了木魯工皆克之
十一年三月隨建昌鎮總兵袁公攻兆無石南碉斬馘番
囚數出奇計直搗賊營提督李公召入議軍事大悅之曰

此真將軍也命掌膳蓋軍營機務敘功擢松潘鎮標左營
遊擊十二年調領提標城守松潘等處官兵隨總統威信
公岳大將軍征大金川派西路師靈旋委西路總統中軍
機務屢克作固山康八達木耳金剛諸碉寨十五年正月
初五夜攻塔哥山梁鏖戰一日夜以少擊衆所向披靡賊
兵死者無算收其餘卒不敢復出時狂風大雪官軍勞頓
人馬多僵凍仆地君猝中寒疾以二月二十一日卒于營
威信公入奏

天子憫之

命從祀昭忠祠馳驛歸葬給以銀廕其一子君之沒也以
積勞中寒與臨陣遇害者不同而

朝廷旌庸之典若此其優渥者何哉祭法以死勤事則祀
之能勤事則病亡與陣亡均也自古死難之士或輕身赴
敵有勇無謀然其爲國捐軀實堪憫惜安有勞于王事死
而後已而疑其恩榮之過厚乎哉余故特書于祠版以爲
臣子勸系曰

爲將種佩將印以功顯以身殉有二子皆豪雋長維寬次
維信孫尉嵐奇男子述祖德隆廟祀葺垣墉治牲醴食舊
德榮閭里余備官准之瀆奉瓚鬯薦藻蘋述往蹟貽後人
百世下觀此文

誥授中憲大夫分巡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事護理布政使事開州何公墓志銘

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某日浙江杭嘉湖兵備道開州何公卒于官是年秋公之喪至于黔越三年孤子正機服闋謁選自黔往京師道由江南過山陽屬余作墓志文余于銘幽之辭不敢漫作若褒揚過溢以阿其所好則于義爲不謹于文爲失實然余在弟子籍中事公之日多而受公恩獨深迺以所知于公者志之公諱學林字茂軒先世自鳳陽官于黔遂爲貴州開州人祖某父某俱諸生以公貴誥贈朝議大夫

累贈中憲大夫祖妣某氏

誥贈宜人

累贈恭人妣某氏

誥封宜人

晉封恭人公年十七補開州學生歷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七年本省鄉試中式公年三十有二明年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升工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蘇松常鎮太糧儲道調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護理布政使事復署按察使在史館時主江南鄉試爲御史時任湖南學政皆有聲公少孤寡貧

事母盡孝爲諸生負米數百里往來于黔楚交接之境極其憊苦後督學按部過舊游處有識公者皆嘆息公迎養母夫人三載居憂哭泣哀毀先是公計偕入都通籍後子身處京師九年與公同舍者聞公夜夢必呼母及典試江南見饌食豐腆嗚咽不忍食以母夫人食貧不能飫甘旨也觀此則公內行之篤可知已公于嘉慶癸酉夏四月泣虞山一日大雨雹公跪廳事拜禱願無損二麥雹旋止九月公自江寧監試歸適署中有慶賀事爲酒食召客俄聞河南邪匪事起亟徹筵席毀供張辭賓客獨余侍立于旁公指壁上所懸輿地圖示余曰某縣失則某縣必不守而鄰境受其害爲人臣子平日所治何事而貽患至此乎

感憤不安者累日明年督漕入都奉

命備兵浙西公于海塘事務日夕經畫數詣海寧勘視塘
工吏胥不敢舞弊觀此則公之憂國愛民勤于政事可知
已公之在浙西也余以通家子襄理家政公待余如家人
父子余事公如父事李恭人如事母公退食與恭人談家
事子女侍立膝下笑語甚歡終歲不聞有嘻嗃聲余子徵
璵隨侍至浙尤爲恭人所眷愛徵璵多病凡飲食寒煖之
節恭人必加意焉夫家人之義言物行恒是以古者德化
之修必起于宮闈觀此而公之修身以齊其家者又可知
已若公之文章政績有爲余所未悉者不敢以虛言誣公
故不贅公享年五十有七配李恭人子二長正機附監生

今官湖南石門縣知縣次正衡國學生女二適仕族公以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我欲臨公之穴素車已遲我欲廬公之墓築室何時公沒
之後知我其誰嗚呼噫嘻

汪厚夫云樸實清老絕無一語鋪排文之以義法勝者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景東廳同知署楚雄府知府前湖南
永州府同知長洲李君墓志銘

君李氏諱邦燮字虎觀蘇州長洲人父棻號滄雲以進士
起家歷官順天府府尹君于乾隆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
累試禮部不第嘉慶七年壬戌會試君文擬中第一已錄
板矣衡文者意見不合爭之不已竟削去迺以京秩除郡
丞往湖南永州君少無宦情以閒官放懷山水行道州訪
元次山遺蹟至江華登巉巖絕頂讀寒亭磨崖碑日旣昃
從者困倦偃卧林莽君閒暇自若旣而奉諱東歸結廬虞
山竹葭湖服闋家業中落非祿仕無以餬口不得已入都
補官得雲南景東廳同知年踰五十宦遊萬里非君意也

君愛吳中水木明瑟作梅梁憶舊圖自號梅梁湖長嘗扁舟過婁東慕南園之幽致輒作數日留語余曰古人入林惟恐不深惜吾無此清福何矣君古詩學陶公近體學韋左司時余喜僻澁艱險之作君苦口謂作詩何必如此始改悔焚棄所作君性肫摯有族叔篤老無子就食于君其人躁且偏僮僕竊竊詈罵君始終敬禮之從弟邦熾孤貧依于君君愛之教以書法君書學山谷邦熾亦酷肖焉君待人無城府居鄉不與外事雖貧乏不乞假于人此皆余所素知者前仕楚後仕滇所治之境苗民雜糅恩威並著從君游者多稱道之然余不敢鋪張潤飾恐稍有傳會轉非所以傳信也君生于乾隆某年月日卒于嘉慶某年月

日年若干配倪氏崇明人直隸玉田縣知縣諱爲賢女誥封宜人子三人元塏國子監生娶常孰蔣氏承坳國子監生娶崇明倪氏爲賢之女孫宗埴國子監生候選光祿寺署丞娶海寧查氏女一佩金字級蘭工填詞有生香館琴趣適杭州何氏先卒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元塏與其弟乞余銘諸幽銘曰
升而沈君之命吏而隱君之幸凝和菴之養其正如淵斯澂與玉映聞君風者起而敬

例贈修職佐郎候選訓導山陽李君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元善字復堂山陽人父嶠以子超玠貴

誥封奉直大夫晉封奉政大夫母趙氏 誥封宜人君

少以嗜學得瘵疾父母禁其誦讀寢息後篝鐙于房竊發書披閱過夜半乃止年二十二入淮安府學試高等食餼肄業國子監期滿以訓導用歷署海州通州學正句容江浦甘泉泰興豐縣宿遷訓導在豐縣時黃河決口

詔賑民饑君奉檄偕諸同寮分查戶口驗放銀米諸同寮經理未善多爲災民所控君晝夜霑體塗足櫛沐風雨重趼不息一錢一粒悉歸實惠窮者以濟死者以甦各謹呼夾道持冠蓋以獻謝弗受君由是知名自郡守以上皆折

節與君交君以清介自勗遇非分事侃侃不可動後數年
官宿遷地與豐縣接兩邑之人指君而相謂曰李公吾師
吾父母也皆感嘆有泣下者任江浦時諸生梁恩有文行
家赤貧時

朝廷特開大科徵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君薦梁于邑令
令以梁貧不之許君力爭梁固讓君爭益力令不敢違後
梁以優行貢于朝遂負重名夫國家立學校之官所以培
植士類輔翼治理而今之學官大率衰老庸下者半卑汗
苟賤者半其于民生利病皆以事權不屬視若秦越甚者
交結吏胥因緣爲奸以師儒之尊甘與輿隸爲伍及詢以
諸生中束身修行者若而人懷才抱德者若而人皆惛然

不知也如是而爲學官無怪乎士論之所鄙棄故人必自
處于正而后可以正人如君者真卓然爲吾黨之光矣獨
惜君不能申其宏畧震耀昌大才豐而運畱道不行于時
也君少從學于同邑常遵傅先生所箴勗者皆古聖賢道
德言語天性至孝居喪幾不勝喪兄弟友愛白首如孩提
臨沒誡其子勿驚俗學勿近儉人勿存自滿勿求速化二
子皆守其訓弗敢忘君生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卒于嘉慶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三配蔡孺人繼
時孺人汪孺人子二續香友香俱山陽縣學生女二長適
宿遷陸從星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次適同邑汪春
芹附學生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岡某原續香請余銘諸

幽銘曰

廉而惠直而溫官雖卑道自尊式百行師先民吾安歸歸
李君

例贈儒林郎直隸州州同國子監生王君墓志銘

君姓王氏諱治字掌綸徐州宿遷人先世居浙江秀水大
父林徐州府運河通判宿虹邳睢同知父錚候選州同知
署歸仁司巡檢君弱不好弄警敏有才畧乾隆戊寅工部
核減案發奉追南河河工帑銀通守君將被逮君年十四
冒風雨訪親故告急重趼不得息有瞽者察其色吝卽却
之崎嶇險阻獨行百餘里乃得還及邀寬典家貲已盡遂
居淮安清江浦後移居宿遷君知宦途險不仕壯歲客遊
積脩脯營什一之利大創基業好施與所行利人事不勝
枚舉始客邳州爲州牧郁君倚重後佐長洲令田君理漕
務剔釐弊竇吏畏民懷大府奇公謂田令曰君從何處得

幹濟才而規畫盡善乃若此田以君名對奇公執筆志之
君于刑名尤謹慎不輕議當事以疑獄質君多所平反睢
邑有劇盜踞鄉村爲民害莫能誰何邑令侯君密遣壯役
擒之寘以法邑人稱之曰侯青天其設法搜捕皆君之謀
也今天下自督撫至州縣皆有佐治之賓其人類皆伺候
所主意向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無老謀深識足以幹事者
交結朋好挾其重幣溺志聲色窮奢極侈其師徒傳授心
法於度支則筭煩苛於訟讞則深文刻覈於民生利弊
民命輕重則漠然如秦越人之相視間有顧惜名義剛正
不撓者羣然揶揄訕笑之衆口擠排不久輒去去亦落落
無所容今君以廉直之性果毅之才持其確乎不拔之識

展其經國庇民之用而所遇皆賢主人其同事亦無有嫉
妬之者於此見君之信義足以感人而四十年前之風氣
猶近古也然則君之家業裕而流澤長天之報施善人爲
不爽己君之父工詩君之子亦以詩名每至淮必就余論
詩余羈宦不獲送君之葬於心終不安是以志墓之文不
敢辭君生于乾隆十年乙丑七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四
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年八十國子監生例贈儒林郎配
胡氏例贈安人清和縣籍國子監生贈登仕郎字耕雲女
先卒子相國子監生候選直隸州州同娶陸氏國子監生
贈儒林郎諱景就女女二人俱適仕族孫二人炯煥君以
道光五年乙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宿遷縣運河永濟橋

西祖塋側之山原胡安人合祔焉銘曰
身無官守官銘其勲職非民牧民蒙其恩是爲朝野利賴
之人宜其俾昌俾壽以長其子孫

文學邱君墓志銘

邱君名炳字夢餘山陽人其先大河衛籍父廷枚諸生君
自幼刻苦爲文章藻績閎贍冠絕儕耦補學官弟子餼于
庠余初識君閱君詩神骨清俊其色爛然其音琅然夸詫
不絕口或笑余獎譽過實余曰是非而所知也君亦感激
奮志于詩每過學舍必袖詩進質余子徵璵亦嗜詩以兄
禮事君君愛之如其弟論詩之暇每事必互相商榷與家
人父子無異也君孤苦無恒業儉衣削食積修脯若干緡
權子母久之子本相伴生息漸裕有猾吏利其貲踵門求
貸旣貸竟不償君訴郡守吏以貲賂守不之理君促之守
怒辱君于堂君奔控大府吏恃其狡寃不得雪同舍生有

郝君者憤甚招諸生集明倫堂問吏罪衆畏縮不敢前事
遂寢君作辭衿文歷敘情事凡千數百言激昂悲概詞用
駢體投諸督學使者新城陳公陳公閱君文勃然曰有才
如此迺爲猾吏所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卽飭所屬械吏
鞫訊吏惶懼遣人以多金啗君君怒叱之去未幾陳公卒
于官郡守罷任嗣任者以吏有機智袒護之吏竟得免後
數年余奉檄至聞君冤甚爲不平而吏以他事獲罪訟乃
息然君之冤終未雪也又二年君憂憤發疾以死死之日
吏喊司衛籍者詭報君家業素封有子名塽宜充丁役舊
例軍丁轉輸凡饒于財者得充之可助公款吏修舊怨散
爪牙設羅網索塽甚急塽求救于郝郝夜挾塽走數十里

外塽母鳴于官核其籍實無生產郝明告于吏曰邱某雖
死郝某尚在汝輩將何爲吏畏而逃塽以是免于難嗚呼
郝君可謂不負死友矣吾觀于郝君而君之爲人愈可知
也夫自古瑰奇岸異之士多爲羣小所不容君以家貧治
生邁此禍患彼庸耳俗目皆謂以訟受辱君所自取而君
之文章學問湮没于幽憂厄塞之中身死名滅此恨焉窮
悲夫君生于乾隆某年月日卒于道光某年月日年四十
有四娶李孺人子二塽塽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岡某原銘
曰

維鳳之巢戕于惡鴉維苗之殖害于螟螣彼鷄而隼彼狐
而虎攫其資財而陷以網罟金啼玉泣蘭摧芝焚噫吁嘻

悲哉邱君

賜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松江提標千總借補劉河營把
總雷君墓表

雷君名震字繼賢華亭人父某字明懷國子監生君生而
英果偉軀幹膂力絕人能生啖鳥獸肉一食盡斗米數日
不食亦不餓年二十三中乾隆四十八年武舉以漕標千
總投効松江提督標下借補劉河營把總時海盜滋事有
閩賊黃姓者肆掠于福建浙江諸海島糾合黨與連數百
艘劫商船貨取其半還其半給之以旗縱之歸他盜見其
旗不復劫又拘人島中索銀以贖過期不贖卽殺之勢張
甚官兵莫敢誰何江浙諸商大受其困賊踞島嶼出沒無
定島中有馬蹟山賊之巢窟其近松江者曰大洋山小洋

山大洋山石多水惡山無草木小洋山形勢與馬蹟畧似前有奇峯矗立如屏中通一港舟藏山坳四面皆岡巒旋繞其上有泉味淡可飲官兵駐防于此乾隆乙卯秋九月君奉制府檄與上海右營把總姜琳同入海載棉衣給戍卒禦寒是時叅將楊天相獲海盜甚多制府目爲誣良議以大辟并劾提臣陳大用自大用罷去當事者詭稱海盜遠颺諸營弁巡海不得擅持兵械止許備汛卒數名木棍數桿君負膽畧奮袂直前語姜琳曰我與若去殺賊爲楊叅將雪憤不勝則爲忠義鬼琳曰諾皆白衣冠祭祖墓與家人訣慷慨登舟不反顧及出口颶風大作舟掀巨浪中不移時近小洋山賊船得順風船如使馬直逼官船琳與

賊鬪死之君執木棍掠數賊落水賊又環集隨手卽落頃之羣賊蜂擁一賊躍入舵尾從艙後出持巨斧斫君左肩君奪其斧殺之而君傷重肩背盡裂自投于海而死年三十有五事聞

詔賜祭葬銀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 國史附傳嗚呼人莫不有一死而泰山鴻毛相去懸絕君不過千夫長耳烈概若此榮遇若此非所謂重于泰山者與君娶某氏子一載與襲雲騎尉候補守備以某年月日爲衣冠墓于某阡招魂而葬君禮也君之兄子瑩余之同寮述君死難事甚詳屬余爲文鐫諸石鎮洋盛大士表

華亭王瘦山墓碣銘

華亭王瘦山死孝之二載其邑人范君味蓮撰次其事乞
余銘嗚呼孝順德也而瘦山處逆境孝庸行也而瘦山立
奇節乃議者猶譏瘦山愚孝不可以訓嗚呼安得有愚孝
如瘦山以愧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於其親者瘦山王氏
諱熾字緝熙華亭人少孤大父鞠之大父諱嘉璧耆年績
學學者稱瑤峯先生沒後家赤貧瘦山刻苦讀書爲學官
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夏霪雨江以南皆澤國松江
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然堂上甘旨
無少缺未幾疫大作母遘疾不起不克歛貸三十鎰始成
喪自後不盥洗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搏膺而呼悲

酸結塞一日天未明憑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熾
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卽潛入
後舍啟其扉其扉臨河自投于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
舍扉啟庭中闕無人大駭適買棉紗人來曰吾見南門大
張涇東岍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屨者此其是耶急覓
之則瘦山也嗚呼古人于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然吾聞陳
王知元遭父喪以毀卒北周秦榮先遭母喪以毀卒詔旌
其門史書于策雖垂先王之典則可式末俗之衰薄世有
瘦山能使天下爲人子者一念未盡不可復立于人世當
其捐軀不顧視死如歸較之哀毀滅性者其慘烈更有甚
焉而猶以愚孝譏之豈通論哉卒之日面如生戚族賻以

斂皆痛哭買棉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庵者言于衆曰
瑤峯先生四子皆蚤死今瘦山又死遺孤甚幼有能倡義
爲瘦山治葬者某願偕往同聲而應曰諾卽擇吉葬其母
奚夫人并葬瘦山卹其寡稚月如千錢歲以爲常嗟乎瘦
山孝子惕庵義士也瘦山娶范氏子一道光五年十一月
十有五日鎮洋盛大士爲文刊諸墓其辭曰
赴水死王孝子嗚呼孝子葬于此嗚呼後人拜于此

國子監生華亭范君玉渠墓表

范子學誠自淮歸華亭半載余作書招之復至至則寓余齋相切劘爲古文章謂余文可傳出其尊人玉渠府君行狀求表于墓道之石夫世之表墓者必假託鉅公名流以傳其先人余非其倫也然學誠之懃懃懇懇與其府君孝友之行雖不藉余以傳而余之文且藉之以傳其何敢辭按狀君范氏諱繼文字笙嘉玉渠其號大父諱德煌自南漚下沙遷松江郡城遂占華亭籍居北門外集賢鄉習賈人業積其羨者廣施與鄉人德之父諱宏照席舊業置田庀費用大饒益以寬厚爲善于其鄉卒之日君承先志鉤稽出納平正不頗諸弟尚幼君爲家督治內事禦外侮旣

勤既勤不避艱險戚屬貧無告者與其妻孩寡稚衣食皆自君出歷十數年家業中落又數年積逋至二千餘鎰諸弟漸長析其產分授之君任債券無難色弟所任者四之一耳然君雖貧猶支持門戶如常時勢且日蹙而君之磊落豪邁篤親舊喜賓客猶是也君精敏通達善爲人解紛排難服賈之暇能爲古今體詩所居耕閒書屋中四時合佳士劇飲盡醉有翁布衣石瓠者華亭詩人君詩常質正之翁沒君拜其墓曰翁君翁君吾安歸邪悲乎翁君談詩者誰邪嘗遊武林泛錢塘之浙東又嘗渡江之六合旋往揚州所至皆有詩皆不存藁自言吾賈人何知詩然詩所尚者性情而已以君之行事想見君之爲人皆以君爲真

詩人也君魁梧豐下體氣素健忽得寒疾徹夜失眠卽少睡必作惡夢時學誠館泗涇疾革馳至君默不能語目直視若有所屬者含斂畢得遺書于叢袂中訓學誠讀書善事母夫人教養弟妹無貽堂上憂若預知其將病病將不起而縷述家事無纖毫之漏者失生寄也死歸也彼逐逐者貪生惡死而諱言死至于其身將死而其心不死君之生也無所歉故其于死也無所憾余于此又恍然于死生之說焉君生于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没于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年四十有八國子監生娶姚孺人與君合德有賢淑聲子三人長學誠松江府學生娶張氏次學福娶胡氏次學濂女一孫一道光三年四月朔日葬于

青浦縣西佘山之岡距君之沒八年貧不克葬學誠刻苦積館穀卒能成禮嗚呼可謂難也已鎮洋盛大士表

山陽郝其燮校

漢熹平石經殘字跋

文集七

白下陳子宗彝示余所彙漢熹平石經殘字雙鉤本尙書一論語二般庚之般作股隸法股般形相近漢仲秋下旬碑書般桓作股桓劉寬碑書盤作盭是也孝乎惟孝乎作于足正誤讀孝乎斷句之非熹平石刻係漢制官書累代寶貴傳者絕少陳子所鉤得之于寶漢齋刊布藝林厥功偉矣陳子困于名場家窮空無越宿糧脈望神仙絕不知屠沽兒有酒食嗚呼難已鎮洋盛大士跋

唐楚州官屬題名石柱拓本跋

淮安自唐迄宋皆稱楚州南宋寶慶間遇李全之亂朝廷不復建闕改楚州爲淮安軍淮安之名自此始此石柱在山陽縣學儀門內高五尺圍可合抱所載官屬姓名字跡漫漶其可辨者有朝散大夫持節楚州諸軍事守楚州刺史郭行愈營田判官崔廓團練判官袁亞巡官汜茂孫等旁注某年月日自某官遷授其注太和開成者係唐文宗年號也注會昌者唐武宗年號也淮安府志職官門卽採石柱記錄三十四人崔廓作崔鄧汜茂孫作范茂孫係傳寫之誤非碑文之剝蝕也又有河南房墨卿書六字記文一篇剝蝕不可讀僅得待賓盡禮請自天朝三監之門簡

易化俗約畧二十餘字斷續不能成章府縣志皆失載竊
意題名記與職官地輿藝文古蹟皆有關係而不及搜訪
乃作志者之疎也今幸存此殘字數行當何如之寶貴與

金石存跋

金石存十五卷集三代碑碣遺文鐘鼎銘款自漢暨唐兼
收並蓄始于商祖癸彝銘終于牛夫人造像碑書係山陽
吳山夫先生玉搢所輯近有彙本字畫精工爲藝林鴻寶
此本迺綿州李調元所刻序云得此書于京師琉璃廠肆
不著撰人姓名青浦王蘭泉先生云此吾鄉博學宏詞趙
君諱搢撰述因亟以書名歸之蓋因搢字同名傳聞各異
綿州刻本之誤也山夫著金石存外有別雅說文引經考
六書部敘考正字通正山陽志遺山陽耆舊詩諸書乾隆
甲午 詔修四庫全書徵海內博物洽聞之士入京供纂
修徵書中有山夫名而已先沒矣其名與任東澗先生相

瑋東澗精理學山夫精考訂皆山陽之遺獻也

任徵君文集跋

山陽任徵君文集如干卷余從其曾孫維均借讀之其文
紆餘澹宕近歐陽而于說經之文尤極醇粹其論學宗法
程朱抵排姚江不遺餘力雖立論有過甚者然衛道之功
鉅矣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謂集注或問諸書皆朱子中
年所作至晚年悟後議論與已相合其實朱子年歲後先
陽明未及審考誤指中年爲晚年誤指涵養本原爲覺悟
收拾放心爲禪寂寶應朱止泉先生澤溼據朱子事實力
辯其誤徵君之論與止泉朱氏相發明嘗言程朱之于孔
孟猶宗子之于祖禰支庶尚不得干大宗何況疎族其意
皆指陽明也夫聖賢之學博文約禮學問思辨缺一不可

若專守此湛然寂然之心冀其一朝豁達此惟釋氏則有之吾道中無此捷徑繹微君之言可以知所用力矣徵君名瑗字恕庵一字東澗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歸家杜門著書四十年年八十餘而卒遺書甚多家貧不能鐫板文集外有論語困知錄中庸困知錄易學象數傳心錄困學恐聞傳習錄辨又有纂注朱子文類六十四卷後之修邑乘者亟當搜採也

讀書敏求記跋

虞山述古堂讀書敏求記四卷舊有吳興趙氏槧板近已罕覩吾友黃琴六從詒經堂張氏燕本影鈔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弁于簡首又從邵闓僊借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述古原寫之本改正訛字其遺脫者別爲補遺一卷余仿琴六校本影鈔兩月而成繇是述古秘籍條目粲如快事也述古主人錢曾字遵王牧齋族孫布衣家居藏書甲海內此敏求記迺取古本尤珍秘者著錄仿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例作解題辭筆工整閱者賞心特于考據之學漫無審別如古三墳顯係僞書而于晁公武鄭夾漈之言持其兩可高麗國論語集解鈔本是好事者

依託迺遽奉爲書庫奇本家語孔叢是晉人僞譏而信以爲真馬融忠經是後人姓名相同非漢扶風之馬融而直云季長爲漢南太守比擬孝經而作此皆疎舛之甚者臞仙史畧荒誕無憑迺竟比元順帝于晉元且引庚申帝史外聞見錄互證之其謬愈甚又如東家雜記之琴歌尚不能辯其真贋殊不可解意者但取宋槧舊鈔侈言真藏供賞鑒家夸詫與聞錢氏此本不輕示人竹垞太史求之不獲適典試江南事竣以黃金翠裘貽其侍書小史越數日始得傳錄而主人未之知也是說固不足信然爲當時寶貴可知虞山藏書家首推絳雲次卽述古惜絳雲書目不紀各書原委余旣依次鈔成一帙今復得是編藉以考典籍之存亡辯板本之真贋至于詮釋經史實事求是則未敢奉爲圭臬也

金筑山莊文藁跋

吾友常孰吳頊儒名卓信一字立峯少孤母夫人通經史
課以古大家文不習舉子業年二十餘絕未赴童子試合
河康茂園先生爲邑令奇其人促之赴試列第一院試入
學然亦不與鄉試嘗弄產購書日擁數千百卷妻孥啼飢
號寒弗之顧又謂作文必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海內賢
士大夫交遂驅車之京師歷太原入秦中至肅州出玉門
關登陟險遠爲萬里之遊名公卿爭致幣聘而性落落寡
合稍不愜意卽投袂而起人亦莫敢有留之者乃浩然思
歸歸而窮愁著書以終其身此藁係遊燕及出塞時所作
非謂頊儒之文盡于是也文集外有爾雅釋親廣義一卷

三國補志表如干卷

張補庵詩冊跋

是冊係補庵寓虞山東鄉呂氏時所遺余者截句數首淺可入深微能達顯余是時在虞山城南人遠室邇雲峰煙色回眸交睽發新愁于晏序慰孤笑于羣憂慊從往復無虛月日既賦別恨遽遭天闕模糊紙墨傷懷孔多嗟乎補庵阨窮共愁死喪之戚無幾相見乃竟忽然舍我去邪補庵姓張氏諱景江字永叔舉嘉慶十五年鄉試工于詩嘗輯注梅村集補靳氏程氏所未備其論詩云近人專尚性靈吾謂言性靈不如言性情耳作詩非專尚靈悟也識者以爲知言余于故人手札皆不忍棄置而補庵遺墨甚少故尤珍秘之如此

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昌黎貶潮州謝表人譏其以辭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庸猥之論無足齒者侯朝宗謂君子自處生死不難決絕獨淒涼落莫之際亦有不能自持者昌黎之不安潮陽未能變化以成其德也朝宗此論以例常人且不可何況昌黎古者孤臣孽子處患難不自貶抑而惟告哀於君父之前則不失其爲忠孝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昌黎亦人情耳其稱潮州毒霧瘴氛颶風鱷魚禍患不測不得謂之誣其能作歌詩稱述功德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不得謂之誇其頌憲宗承天寶後六七十年外赫然奮興而成治功不得謂之諛非誣非誇非諛于昌黎

何尤昔東坡謫官南荒九死不之恨反謂壯遊奇絕昌黎負罪海島瞻望宸極嗟嗟戚戚此二公者皆非下士所敢議也

書方望溪文集後

國朝古文之以義法勝者莫若望溪先生嘗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論其變則出入震盪萬怪惶惑譬如汪洋大海中蛟龍魚鼈珊瑚文具無所不有而一瀉萬頃茫無津涯方爲極天下之大觀是以文之爲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至變之中自有其不變者存故不極其變無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無以造乎變化之域昌黎答李翊書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遲生書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蘄至于古之立

言者而後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義法不知經經守此卽失古文遺意也因書以自勗

書望溪集後二

望溪先生謂古文尚書非僞書而其辭氣較今文易曉者是必秦漢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因稍易以顯易之辭要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按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科斗字難讀安國用隸文讐校科斗令覽者易識耳望溪乃謂安國有所增損以足其辭而暢其意其說謬甚夫東晉晚出之僞古文與西漢所傳之真古文篇數迥不相合僞孔傳與馬鄭相承之古義優劣判然其真僞所分不在文辭之奧澁與顯易也尚書爲聖人刪定之書人雖至庸極妄終不敢稍有增損不謂漢世大儒如孔安國者苦其難讀而竄易之且難讀者尚存而

易讀者先亡此何說邪後儒妄改古書而先自漢人開之則又何所貴於傳經之學邪望溪不知古書之源流故其言若此而其謬亦不足辯也又痛斥毛鄭詩義而於朱子之廢序深信不疑是欲舉千數百年相傳之時代事實是非美刺掃而空之每遇言情寫怨之作必曰此淫奔之詩也且列于正風者雖淫亦貞入于變風者雖貞亦淫竊疑召南野有死麕詩懷春之女未必皆貞末章感悅吠鹿或近于私約而非嚴拒意者此詩與何彼穠矣皆東遷以後之詩聖人附錄之以垂戒耳若鄭風之雞鳴風雨義正辭醇無一言近于褻狎衛風之靜女木瓜則經傳可據義更顯然何得目爲淫奔之詩與又謂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

記數百年來莫敢異議不知二書單行原不私于程子而程子改易大學古本朱子又分經析傳增補闕文厥後議者紛紛卽篤信程朱者尚多疑惑望溪豈未之知與抑知之而故諱之與夫望溪以古文名家則旣卓然自成爲望溪之文矣若其所著經說則余反覆求之而未得其義也

書望溪集後三

望溪先生篤信宋儒聞有詆毀程朱者謂之絕世不祀吾友陽湖陸祁生痛斥之按望溪與蠡縣李剛主友善剛主晚年喪其子望溪作書唁之云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著書多訾警朱子朱子闡明孔孟之道毀之者必爲天之所不佑也夫以宋儒之虛心求道而望溪乃黨同伐異妄論禍福陋而誣矣及閱所著李剛主墓誌銘與釋言一篇知剛主爲人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其妻某氏多言不順剛主惡之有女早寡妻爲主張更嫁剛主不欲見妻別居絕之謂生則異寢死當異穴鄉人之愚無識者輒非議之家道

睽乖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望溪或不忍斥言不得已而託爲是說與夫人于創鉅痛甚時弔之者憐其無辜則其人愈悲惟責其致禍之由而聞者瞿然以思恍然以悟則其悲哀憤鬱之思或少釋焉而又不可以暱好之故舉其所不忍聞者而摘發之于是別創一說以止其哀戚之心其言若有所偏而其用意則甚苦矣讀者合數篇之文以求一篇之義則其事其情必有得于語言之外者焉不然而以不信程朱至于絕世不祀是何其言之陋而誣也

擬斬曲几文

柳州爲文以斬曲几其意甚正其辭孔美心乎企之執筆以擬環堵之室一畝之宮兀然危坐整襟斂容左圖右史夕殮朝饗奇技必斥禮器是供方規圓矩成于國工如何此几枝梧其中外類廉隅內含反側羣居異席互相茁軋左之右之審曲面勢東向西向尊卑倒置琴囊錦綺筆床珊瑚安置妥帖無平不頗有客有客言集于室側身少憩拂衣而出趨趨僂步虛而委蛇奪我之性售彼之欺曲膝便坐曲臂取物次山惡曲其文質直梓慶削鐻工倕運矩改而更張不中斤斧以曲爲直余安所取自有此几悖今戾古動而有悔支離病苦斬而焚之莫余敢侮凡物之害

莫甚于曲器失其量毋寘我屋斬此曲几雪我煩寃柳州
復起不易吾言

汪厚夫云峻嶒蒼秀如千尋古栢獨立于荒崖亂石之
間

悲庭樹文

澹然居有木樨一株往歲亡兒所手植也候更涼燠感異
今昔撫景盤桓臨風嗚咽發哀以弔情見乎辭

夫何肅霜之將降兮感涼露之先凝
浥瑤芳于虛櫺兮散金粟于空庭
幻花光之繚亂兮弔孤影之伶俜
咽蛩吟其泣雨兮照蟾彩而捫星
葉蓑蓑其下覆兮枝冉冉以流馨
羌無人以延佇兮聽幽鳥之悲鳴
將上下乎求索兮逐病蝶與飛螢
神恍惚而若失兮形杳渺其難尋
月穿簾而斜暎兮雲網戶而常扃
何昔日之歡聚兮今直爲此淒清
魂一逝而不返兮花經歲而仍榮
哀吾生之無祿兮悼骨肉之彫零
覽青銅之明鏡兮飄白髮之千莖
焚芝蘭而摧玉

樹兮傷門祚之衰傾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愁苦而零丁
反余袂而掩面兮濕淚點之盈盈見一花與一木兮長飲
恨而吞聲

祭孫少初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我亡友孫君少初之靈
嗚呼萬物職職各分其羣或履而泰或蒙而屯彼造物者
云何不均嗇君子遇豐君子文襲經攻史左典右墳激昂
詞囿簞揚文津極服妙采璘編續紛璧獻垂棘珠輝大秦
逐日而騁絕塵而奔聶許需役往來蹄輪舞詠春暮沿洄
江濬消磨壯志百憂纏身學王無功師劉伯倫匪嗜其酣
樂其昏出陶入謝矜奇標新匪炫其才以怡其神或嬉
而怒或笑而瞋匪傲于物以全其真中年邁閱鞠凶薦臻
酸腸和轡冷嘯悽辛入于其宮鏡臺生塵除服而哭聚詩
而焚嗚呼孫君天之惇民昔者與君尚湖之濱涼月清露

朝煙夕曛操翰動墨各張一軍此會如昨其迹則陳眷我
良友盡焉哀呻酒平若掌爛焉盈樽如何一勺曾不共醺
黯黯長夜悠悠夢魂魂兮歸來入此修門哀哉尚饗

祭劉蒼林文

嗚呼劉君其竟至于是耶天之生才實難如君之才不可
一世吾不知造物者何厚于君不輕畀人而惟君是畀君
既直受不讓卓犖負異吾又不知造物者何薄于君不能
奪君而惟君是忌君之爲人履信踐義不剛不柔亦純亦
粹風儀甚清談笑多味淵乎若虛穆如有醉君之于學激
昂奮勵徵會理軸闖闡奧秘抉精剔華博洽多識日不遑
食夜不假寐君之于文宏拔清厲掀雷挾電驅塵掃翳力
巨而鬪不執械器萬馬俯伏千軍奔避君爲諸生拔乎其
萃燕臺壯遊長安居易公卿敦槃之主名流金石之契方
欲煥文治于黼黻揚鴻聲之休懿曷爲蒙金以沙挫爾精

銳錮玉以璞韜爾靈悶卅年讀書不獲一第七年留京不
集一事支離病魔神色困頓二三窮侶相依而庇或饋飲
食或投藥餌秋風早寒金盡裘敝君始飜然自悔失計謂
魂魄所依玉山婁水釣遊之地盍歸乎來吾將老焉餘無
所冀歲在己卯值秋之季扁舟南旋養病休憩君之戚屬
百端寬譬君之妻孥私心憂悸追風之馬不如小駟垂天
之鵬折其兩翅家徒壁立衣食空匱耗于醫藥之費迫于
室家之累叩須吾友勢亦難繼或者貞疾不死禍去福至
以君之才及君之年由屯而亨何患不濟而天之厄君其
遂至于是邪何旣迫以窮愁而更促其年歲邪豈才之爲
崇而天之所棄邪抑修短有數死者如歸而生者如寄邪

自古皆有死惟君抱才不遇溘焉長逝人琴已矣風流誰
嗣吾不能效太上之忘情合彭殤爲一致也嗚呼哀哉尚
饗

祭張生承濤文

嗚呼播形肖貌羣類積億何思何慮以生以息造物所忌
實惟賢豪非貧卽病旣賤且夭嗚呼張生虞山之英遠坡
其字承濤其名祖諱敦均才高淵雲爲名御史號曰二聞
父諱大鑑文聲卓越明經筮仕其號友栢生幼失怙學勤
而專兄弟七人惟君爲賢諸兄性尚跌宕浮誇或愛博塞
或遊狹邪曾不數稔家業中落田園荒蕪門閭蕭索兄不
知悔生屢諫之生諫不聽兄反憾之生迺發憤倉皇出門
欲呼將伯以救其貧欲營薄祿娛其慈親遂泝長江西之
蜀岷峩岷山迢迢蜀水聽猿淚下啼鵲愁起亦有親故
一官羈此空囊蕭然長吁而已惘惘執別自西徂東策馬

北去遂入晉中君之世父監司晉土曰承濤來汝其良苦
與汝資斧往遊燕臺爭名于朝汝其勗哉生拜而起速戒
行李應京兆試不中不止曉發運城一鞭東指飛沙眯眼
驚飈聒耳祖道之始神瘁而傷入都之日面廼而黃隻身
貧病二豎膏肓無食肉相爲修文郎失意而出賣志而亡
吁嗟天道終古茫茫窮厄而呼誰其弔之隱痛而祈誰其
報之逆不必凶迪不必吉何者爲福何者爲極世家之子
習于荒嬉艱難稼穡惟生能知如金之堅如玉之璞磨礪
其身刻厲于學講道論德涵濡薰蒸聞義則服從善如登
生從余遊七年之久余子曰璵生之密友生自日下寓書
余子報書于生而生已死璵也作詩招生之魂余泪如霰
生胡不聞旅樹風酸荒岑雨哭秋鴻不賓春草不綠人路
永隔魂浮魄沈燕雲吳岫黯慘昏冥庶羞旣具清酒其馨
感此之意生其降靈嗚呼哀哉尚饗

汪生元祥哀辭

汪生元祥小字筠保吾友厚夫侍御之仲子也嘉慶丁丑秋侍御補官北上余下第留京課其諸子元祥受周易及戴氏禮記皆卒業讀唐人詩能爲五七言近體性好潔書策筆研手自整理體狀高秀舉動如成人然自幼兀傲顧盼英偉塾師或呵責之雖不敢辯輒怏怏不少屈服獨于余若有夙契者相聚數月執弟子禮甚恭友人索余作畫生伺余出竊取畫藁臨摹間以片紙作茅亭草橋署曰元祥弄筆余雖厭之而不加責也生母早卒育于嫡母天性至孝父母愛之過于諸子戊寅夏五生患痘醫禱不效卒年十有二臨沒時猶呼先生數聲索衣冠欲到館嗚呼是

可哀也其辭曰

昔童烏之早慧兮受元文于九齡
茁瓊苗之幽茂兮感霜霰之凋零
嗟汪生之俊爽兮頭角斬其崢嶸
采蠟珠于僧綽兮辯駁稻于李生
學訓詁而解析兮習章句而音清
摹楷法于八體兮通韻譜于四聲
驟龍駒于廣座兮對鸚鵡于畫屏
比明珠于劉孺兮耀玉樹于謝庭
何怪鴟之鳴逝兮逐訓狐而陰湛
悲風焱其四集兮白晝變而昏冥
平林儵其黯慘兮芳卉失其葩榮
鬼伯咷而先笑兮扁鵲頑其弗靈
豈藥石之誤用兮或倒施而逆行
抑年命之有定兮匪人功之可勝
情鬱悒其若結兮涕滂沱而交縈
當怛化之前夕兮索整冠而斂襟
欲謁師于中夜兮將伴余之苦

吟悼殤魂之一去兮愴呼號而不磨
昨夕陽之西墜兮修蛇繞于戶扃
若向余而蜿蜒兮豈汝靈之所憑
念汝慧之挺特兮匪塵網之能撓
折瑤華而冲舉兮駟玉虬而上征
幽明眇其相隔兮魂入夢而旋醒
倚殘月于牕橫兮弔孤影于簾鐙
惟花萼之競茂兮憫西河之喪明
聊綴筆以惋怛兮濕淚點之縱橫

婁縣葉級蘭校

先大父維閻公墓表

文集八

古者名公卿賢士大夫以文章勲業炳耀宇宙必將推崇其祖考之功德昭示子孫其或子孫以名位顯而祖考無功德之可紀雖不敢曲意褒媿而必畧舉一二端執筆書之以爲流澤之長其來有自此則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類如是也若其先人積善累世而子孫漠然罔聞知知其善矣而聽其湮沒而名不彰是謂忘其親于生前死其親于身後與于不孝之大者先大父維閻公卽世五十餘年矣其濟人利物好善不倦邑中父老能言之然而大父以布衣終名不出于里閭大士生三十年得交海內之賢豪長者二十餘年矣而當世無復有知大父者子孫無名位

而祖考之德澤不光則其筆之于書者不足以行世而垂久遠然或志在表揚而舉生平所未有之善以鋪張而傳會之此又爲人子孫之心所甚不敢安者也先高祖介福公爲明季郡文學國變後棄諸生隱于鄉高祖沒曾祖文敷公以訟事牽連家業蕩盡大父幼孤八歲學醫性穎異治病不拘古法手鈔方書數十種以己意爲去取投之無不立驗乾隆丙子里中大疫州守王公設局施藥延大父療疾凡貧而病者悉造焉一日活數十百人又恐鄉人艱于入城日晡局散則攜藥囊行數里鄉人夾道懽呼或曰盛先生來吾祖父母吾父母活矣或又曰盛先生來吾兄弟吾妻子活矣解囊畀藥不計值貧無爨者給以薪炭資

或遠歸甫入門求診者踵至則又出不乘肩輿不隨僮僕嘗曰貧人服一劑藥必減數口之食若多方耗費之是何心哉其醫行于州城及崑山新陽嘉定交接之處年七十猶扶杖而出無晷刻停臨沒語吾父曰吾爲醫無他功效特不妄費人一錢欲爲子孫留衣食地耳大父不逮事曾祖事曾祖母盡孝先嗣祖宗賢公大父之伯兄也篤老善病大父事之數十年如一日先嗣父歿先嗣母苦節撫不肖以承宗祀所以報也大父于倫常骨肉間無幾微之遺憾待人公正不阿能剖斷是非別白善惡幼以家貧廢學而涉獵經史能知大義有伯父早歿大父爲文哭之累累數千言所鈔方書俱有論斷其紙述日用事甚悉而墓表

中未及徵引恐排比成篇文繁而義不舉也大父諱憲鎮

倪亦魯維閭其字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二十四日卒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

二大母曾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五月十九日卒

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十月初七日康熙戊午科舉人耳

黃公孫女州學生虞音公女子二長伯父諱天麒十歲殤

次先府君毓英公諱森桂州學生馳贈修職郎例贈文林

郎配吾母曾孺人馳贈孺人女二長顧氏姑適文學顧公

觀伯次毛氏姑適國學生毛公豐孫一人孫女一人曾孫

二人曾孫女一人大父以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某日葬于

州境十三都錦浪橋王家澗之南阡道光四年十二月孫

男大士表

先嗣母行狀

先曾祖文敷公生二子長先嗣祖宗賢公次先祖維閻公

宗賢公生先嗣父岷瞻公諱檉

長洲李元塏
填諱

配吾嗣母費

孺人繼配吾嗣母錢孺人俱無所出維閻公生二子長先

伯父諱天麒早殤次先府君諱森桂生不肖男大士維閻

公命承大宗後大士有弟曰大成五歲殤遂以一身繼兩

宗大士八歲失母多疾病其所鞠養以續宗祧者皆先嗣

母之力也先嗣母姓錢氏先世常熟支塘人以貿易遷太

倉外曾祖諱枚字芳蔚 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與光祿

沈敬亭先生同舉鄉飲學者稱為東皋先生載州志耆碩

傳外祖諱用和字節之布衣先嗣母勤女紅不習詩書而

行事與古賢媛合年二十一歸岷瞻公一年岷瞻公卒無子先嗣祖衰病不能治生偕先嗣母就食于先祖先祖事兄如事父視先嗣母如子婦然自岷瞻公見背後先嗣母哀慘毀悴支離病困十有八年而吾母曾孺人生不肖男乃抱以送于先嗣母曰翁命也遂擇吉日治酒醴告于先人之靈先嗣母益感激刻苦孤燈績紡漏四鼓不少休如是者又二十年先嗣祖先祖母先母相繼卽世先府君極窮空大士依先嗣母而從先府君讀書有伯姊十餘歲先嗣母教之紡績少怠必訓誡之疾病則憂見于色曰是無母之女其可憐孰甚焉先母爲人和順婉淑與先嗣母相愛如姊妹先母工織布先嗣母勤紡紗前後舍機杼

聲相應至雞鳴不輟鄰里皆稱爲盛氏二賢婦云其後不肖娶婦先嗣母老病痰疾猶以紡績資匱乏不肖脩脯不足以餬口菽水之奉時常缺乏衣則有表無裏寢則有覆而無薦先嗣母守節四十餘年所處之境老而愈苦竊自問負疚若此真不得列于人數也嗚呼痛哉岷瞻公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卒于乾隆十八年癸酉九月二十日子時享年三十有四例贈文林郎配吾母費孺人處士能裕公女例贈孺人繼配吾母錢孺人生于雍正十年壬子七月二十九日辰時卒于嘉慶二年丁巳十月十三日亥時候 旌節孝例贈孺人享年六十有六子一孫二孫女一嘉慶十四年九月男大士泣血

謹述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森桂

昭文譚天成
填諱

字育華一字毓英晚號樹冬

太倉州人大父維閻公生二子長伯父諱天麒麟誕前一日
大父禱于神有天賜石麒麟之籤故以名之七歲通論語
義鄉前輩唐君劭評問所讀何書以四教章對戲之曰子
誤矣乃文行中心信也伯父曰夫子以四者教人何故分
爲五字一座盡驚語載先大父所撰事畧中府君資性不
及伯父而體氣充實舉止厚重伯父早殤大父望府君切
督課極嚴延名師教舉子業肄業婁東書院同里光祿沈
敬亭先生太史毛銜暉先生皆激賞焉年二十八州守介
公試拔前列學使者曹地山先生科試入學時爲乾隆丁

亥明年應戊子科鄉試不第大父命府君兼習醫術歲餘精曉方藥家故貧大父沒後三年吾母卽世明年吾弟殤冬十月大母又沒府君膝下惟子女二人女卽季氏姊年十餘歲家無婢僕府君與姊相執爨治飲食不肖年八歲晝則從府君讀書夜則就先嗣母鞠養姊學紡織夜間亦與先嗣母相依府君子然于前舍東旁斗室中形影相弔而已姊長遣嫁不數年而天不肖娶婦後四年遭先嗣母之喪宅售他姓父子離散既而自鄉遷城府君年六十餘猶授徒于鄉歲暮歸家明春復出未嘗安坐以享頤養也昔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斯言也子親在之時當念之若于親沒之後始悔之則爲不孝也嗚

呼痛哉府君之學原本六經熟于歷朝史事晚年尤喜諸子書詩宗法三唐守歸愚正派而不輕作惟與舅氏曾菴庵先生偶有唱酬故今所彙菴集中補陀庵觀桃府君與焉舅氏詩有云回思少日論文地十五年來似夢中蓋舅氏與府君同歲入學補陀庵在州城南關外舊時課文處也又有季丈湘亭係府君之僚壻也博極羣書瀟灑放曠如深山野人其家門宇相望夏月乘涼葛衣袒裼與府君論詩文甚樂府君性誠慤不議論人長短惟詆排佛老不遺餘力謂道家神仙鬼怪之說左道惑衆王法必誅天上並無官曹將帥也釋氏之旨不生不滅是以父母所遺之髮膚身體爲人生之孽根其忘本悖道傷風壞俗莫此

爲甚故佛之爲字从人从弗弗是人也有普濟寺僧若源者與府君往來或疑府君亦近佛然若源工書法能詩湘亭季丈歿庵舅氏皆與之遊府君故不甚拒之耳此府君生平學識之最正者故述之以爲我子孫法至其內行修飭夷然坦然絕不知世上有機詐事人皆稱府君爲忠厚長者不厭蔬食不恥敝衣康衢緩步雖大風雨未嘗疾趨此皆邑中故老所習見者也府君生于乾隆五年庚申九月初四日未時卒于嘉慶八年癸亥十二月初十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州學生例贈文林郎配吾母曾孺人前明進士東陽縣知縣五典公會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芳南公孫女州學生汝全公女生于乾隆七年壬戌五月二十四日酉時卒于四十三年戊戌十月十六日申時享年三十有七例贈孺人子二長大士縣學生嘉慶五年舉人次大成殤大士兼承岷瞻公後女一適州學生季漢孫徵璵幼嘉慶九年二月不肖男大士泣血謹述

先母行狀

嗚呼不肖八歲卽喪母約畧憶母之音容不能述母之德行然親戚鄉黨無男女少長皆知吾母賢思欲譔次之而不敢以虛辭誣也特以吾母之賢而邑有令德之著家無紀事之書則不肖之罪更無可追謹以所聞于吾父吾嗣母吾姊者紀述焉吾父之言曰汝母性至孝汝祖母病劇值嚴寒雨雪汝母夜半于中庭跪禱雪紛霏滿身入視藥滴水卽凍冒雪汲井水井在籬外開籬門足滑顛躓起覓井纒纒已絕結之復汲而入十指僵凍欲落至藥爐旁撥火煮藥以進汝祖母目盡腫旬日不能視人汝母舐之左右迭相更代目微明而是時汝祖亦病余在外舍假寐于

汝祖旁忽有綠衣人推吾曰起起往省母驚寤馳入則汝
祖母已注目視吾且曰新婦舐吾目目始有光不然吾何
以能見汝則又哭汝母婉轉解勸之嗚呼賢矣汝母歿汝
祖母每憶之未嘗不流涕也其餘婦德之所同者不具論
吾嗣母之言曰自汝嗣父歿後十有數年吾不復知有生
之樂至汝母來而吾得一賢姊妹焉吾性寡懽笑善哭見
喜慶事必傷感獨居一室不欲見人賴汝母以延吾命汝
母病十日而沒沒後十日家人之悲者不解哭者不止而
吾之心且愈痛焉吾見汝而痛汝母之不及見汝也吾願
汝終身以不及見汝母爲痛也不肖泣而志之不敢忘又
聞吾姊之言曰弟四歲坐吾母機下一日識數十字識字

以小筐給果餌弟憶之否弟五六歲時讀論語孟子
父出門母代課有東舅舅者時來與弟講書弟不能解必
以問母弟憶之否母于十月初得疾弟是時讀禮記文王
世子一日兩次問母安否母以手摩弟之頂曰吾病無妨
也弟憶之否不肖于是哭失聲不能對姊又哭而語吾曰
母于初五六日尙力疾織布是年夏酷熱母夜織渴則飲
水飢則啖麥粥半甌腹中凝滯所以病也言未已又哭曰
母尙有一二細事亦不忍爲弟再述矣不肖雖不甚記憶
然聞吾姊之言恍惚若有可憶者至于母臨歿時祖母幾
暈絕于地不肖伏母枕上大哭先嗣母急抱吾而出此則
所可記憶者也嗚呼痛哉吾母享年三十有七生卒年月

日俱詳先府君行狀中嘉慶十四年九月男大士泣血謹
述

汪厚夫云推肝瀝血之文章法却嚴整乃爾披讀一過
悲風四起草木皆枯

先姊行畧

吾姊少失母性婉順孝謹事吾父極周至家窶貧無婢僕
凡縫紉浣濯洒掃饁爨姊以一身任其勞夜則與吾嗣母
同居學績紉吾年十一先府君授左氏春秋凡晝所熟者
夜與姊講論嬉笑姊甚慧又以先母通經史姊承其教故
于諸書皆曉大義吾少多病姊愛護迫切十二歲患痘先
嗣母終夜不寢姊亦如之既而先嗣母病不能支姊獨視
疾不寢月餘吾赴州試姊先期備糗餌檢筆硯整理器具
薄暮促吾寢屏息獨坐一燈如豆聞鼓聲急執炊炊孰徐
喚吾起勸飽餐又諄屬再四而出明日試歸煮茗具食凡
吾所需者悉備焉赴院試則縫布囊納考具滌濯衣服紉

補衾被又再四誥誠毋忍飢餓毋多脫衣服其辭繁而不
殺登舟必佇望良久試畢歸則飲食已預備焉先嗣母以
是賢吾姊視吾姊無異于吾吾年十七先府君命授徒于
北鄉先嗣母以吾遠離嘗拂鬱與先府君有違言時或遷
怒于姊姊不敢言惟于無人處啜泣而已是年夏五月吾
歸家姊悲且喜居數日泣而往七月又歸府君將有遣嫁
事命吾居家九月姊出室十月復至鄉病疴歸往視姊姊
以爲大感未幾疴愈然姊每見吾必惻然有矜憐之色也
姊夫季君穎敏能文章而嗜酒落拓姊諫之不聽然以姊
順于舅姑故敬禮之乃稍稍理舉子業及補諸生姊已沒
五年矣乾隆乙卯姊夫移家于穿山其冬吾以事至

嚴寒烈風不勝其苦至穿山視姊姊大喜具酒食以瓦缶
厝火擁其芻語家事達旦且日移家非計也吾意終思歸
耳畱宿二日而別明年五月姊以疾歸竟不起吾視含殮
痛哭者數日欲紀其大畧而執筆不能舉其辭僅得哭姊
詩一首今忽忽又數年矣吾之受恩于姊無異受恩于父
母也吾之負疚于姊一如負疚于父母也嗚呼痛哉姊生
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卒于嘉慶元年丙辰年三十有一
姊夫季君名漢字文沛州學生子二

亡兒行畧

嗚呼亡兒事實已具于吾之哭兒文中茲復掇拾舊事舉其聲音笑貌歷歷追想并以前所箸文合觀之兒雖亡見吾文如見兒也兒名徵璵字聘之一字小雲號笑筠太倉州學增廣生性孝謹居家有禮法父母不命之出不敢出每事必問父母不敢自擅執僕隸之役不敢言勞嘉慶壬申三月甲戌二月兒皆以母病衣不解帶寢食俱廢時吾不在家兒獨延醫視藥奔走操作母賴以安事吾先意承志自遊京師三年自京師歸至山陽又五年其間支持區畫百端補苴而無一錢之私蓄暇則跳躍嬉笑作孺子歡或故爲詼諧語放曠語驚奇駭異語博我一笑兒亦譁然

或自述十五六歲從遊虞山夜倚牀上盤膝論文事又述十年來家事及亡婦事心甚傷感而貌無戚容以故余雖冷宦而極天倫之樂體氣健勝過從前數倍兒有弟妹二人皆篤愛妹聞兄有疾必哭每見兄淚涔涔下兒更泣然弟有童心嘗做誠不少貸而于吾前必設辭解勸絕不暴其所短親友窮空者吾欲少助之兒必喜且請益余亦欣然客至談藝或留飲酒酣聞舉觴政則躍出以奇絕者難客客或竟爲所困兒大噓余怒之則佯作請罪狀歡笑絕倒不可遏以故天倫之樂凡爲父子者所不能及然兒自悼亡後憂思鬱結俯仰身世百端交集而獨以酣嬉狂笑慰老人心愈可哀也余有文字癖兒之癖更甚于余余所

著錄頗能增刪匡正蘊懔閣初集十二卷編次半出兒手同人以詩文質余者兒一覽優劣判然或務庸熟帖括以弋浮譽兒視之蔑如也嘗從遊浙西袖紙筆詩韻入雲林寺歷韜光徑攀岬屈曲且走且哦得險句卽自負觀光堯石經限三肴韻作五古擬韓孟體徹夜達旦寓吳門尋詩天平鄧尉諸山獨行二十里冒風雨興更豪至山陽立詩社有朱礪翁者年七十飄蕭白髮杖藜過從爲忘年交餘若邱生彬李生續香友香郝生其燮及鐵嶺達君麟宿遷陸君從星皆與兒最相狎每拈題分體同人欲以難者畀之兒好爲其難嘔心鏤肝不勝不止詩成先以質余余爲易數字則大喜手舞足蹈余詩亦必先示兒有不合意者

必諍之余不從亦不復諍而心頗不服未幾則又豁然也
兒詩清和平暢年二十後忽變爲輪囷奇鬱又變而爲幽
沈悽惋蓋其初步武青邱繼而學昌黎昌谷後乃追蹤少
陵旁叅東坡而其詩遂駸駸有家數矣于近人詩酷慕黃
仲則謂宜于霜寒月落鬼燐明滅處誦之仲則窮而天故
兒性亦相近焉窮搜冥索自詩文外書畫篆刻星家卜筮
之學無一不嗜嘗得竹香象戲譜反覆研翫盡悉其變化
之妙余戲與之角勝則輟然自喜多方誇口不勝則默然
沮喪其情狀如在目前也性極果斷所欲爲者人不能阻
所不欲爲者怨惡之終不可奪交友必先別其人之善惡
故人皆樂與兒交而兒所願交者無幾人其區別太嚴其

度量不廣其世故不熟故人之忌且憾者亦不少猶憶吾
鄉有交結吏胥者恃其才有驕色其人長于兒十餘歲兒
于廣坐中痛斥之慚而去又有某以包漕健訟起家高門
大厦兒過之曰是不久將歸他姓矣俄而某果敗其嫉惡
類如此居學舍五年父子相對惟以非分事爲戒余性膠
執兒亦如之兒自己卯冬得咯血疾自恃年力壯不信醫
且諱疾疾久諱愈深而貌益瘁遂憤悶迥異疇昔余性故
躁或督過之聲色俱厲兒強歡笑剖新蓮子以啖余時去
歲七月十五日也兒醜面遲水漸冷余促之不應又大督
過之嘵嘵數百言兒默然惟于一枝巢中掩袂而泣時去
歲九月九日也十月余以事假旋兒力疾治裝余歸兒子

然病軀猶經理學舍事今年正月晦余復至淮兒病日劇醫藥不效兒視門外桃花歷亂泣涕如雨手書彼蒼者天四字遂動首邱之念浩然思歸勸我以達人知命善自珍愛病愈當于歲試後仍侍吾父乃于中庭四拜一慟而別余哭而送于堂自是遂不復見吾兒矣嗚呼哀哉吾次子成敗未可知即使其果能成立吾豈能一日忘吾兒耶此後吾所著書誰人爲吾編次耶吾一切事誰人爲吾料理耶吾空齋獨坐誰人于吾前跳躍嬉笑作孺子歡耶吾嘗言人死則魂魄一散茫然不知有前世事也其或有知則吾死之後以所著哭兒文及此篇行畧爲兒誦之兒必搏膺而呼拍案大叫特恐天倫之樂幽冥中亦必靳之日長如年夜而復旦不識何時得以相見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兒生于嘉慶元年丙辰七月十八日酉時卒于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十日寅時年三十兒婦王氏國子監生芝樵女生于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子時卒于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九日酉時年二十三無子侯徵琪娶婦後生子當承大宗乙酉七月二十四日悔生老人技淚述

范味蓮云叙次無一字虛飾而性情學問精神意氣歷歷在目小雲從此不死矣

冢婦王氏行畧

道光乙酉夏得家書知亡兒與亡婦柩同厝于州城東門外之東花園余不久將歸治葬事故不復作權厝誌惟偶憶亡婦數事告我後之人婦王氏名倚筠同里國子監生王君芝樵女少失母爲繼母所鍾愛年及笄猶撫之如嬰兒十八得肝疾幾殆醫禱少瘥二十一歸吾兒吾家素食貧勤儉婦欲得堂上歡不辭勞瘁有媵者勸少休息婦不從媵者不耐作苦欲他適竟遣之所居近市湫隘以娶婦築小樓無何兒有心悸疾婦肝疾屢發形家言門臨小巷樓衝巷口于冢子婦大不利乃與中表朱翁謀賃其後宅爲子婦舍朱翁者與余舍距一垣兒婦遷不析產余客遊

歸有餘貲稍給之兒覓館謀薪水而婦之勤儉更甚于姑
余欲別構新居而舊宅以形家言無售者余以朱翁所居
往來如一家遂不復議而朱翁之子婦及女孫皆稱吾婦
賢願久與相處婦亦安之余遂入都赴試後無資斧不能
歸婦病久不愈適婦翁喪子婦歸唁大慟肝疾愈劇竟不
起嗚呼可哀也已婦性甚慧刺繡工絕然未習詩書兒嘗
述婦之言曰豈有爲君家婦而不識字者竊自悔也屢以
字義相問稍稍指示之吾父子論古史事婦于屏後竊聽
兒入則私相講究竟有通曉者兒伉儷甚篤然性膠執偶
有所拂卽悶坐不作一語婦必深自引咎執匕箸勸飲食
徐察兒之顏色和解而後卽安嗚呼爲婦若此亦可爲賢

矣婦沒兒義不再娶兒之外父母視兒如子兒事外父母
如事父母皆婦之賢有以致之也余有女今適顧氏者婦
入門時女年十三髮毵毵娟好婦甚愛之親爲理髮飾簪
珥女幼時不知嫂之賢漸長漸思念嫂不能忘及聞兄病
篤輒嗚咽吞聲曰嫂在兄必不至此嗚呼此雖吾女之摯
愛于兄嫂然而吾婦之賢可知已婦于嘉慶二十一年三
月初十日歸吾亡兒徵璣時年二十有一沒時年二十有
三無所出俟次兒生子當爲立後以承大宗婦之生卒年
月日具于亡兒行畧中兒于癸未冬曾爲亡婦撰事畧而
吾友吳江郭頻伽爲製哀辭婦之心亦可慰已復書此附
家傳之末且錄入文集中亦以慰亡兒之心也

哭亡兒徵璵文

維道光五年六月十八日吾始聞汝之喪越七日乃以時
饑之奠告汝之靈嗚呼吾年二十六而生汝汝爲汝祖及
汝嗣祖母所鍾愛在襁褓中提攜保抱未嘗一日釋諸手
也吾家有老屋三楹嗣祖母沒貧不能治喪又先世有六
棺未葬汝祖命吾售屋以供喪葬是時汝年二歲其明年
汝祖館嘉定吾移家于北鄉又明年汝祖從嘉定至北鄉
時爲嘉慶四年明年吾鄉舉欲北上無行貲遂不果以所
得賀錢賃屋于州城汝母與汝同入城汝祖仍館于鄉吾
遊海虞歲暮則祖孫父子相聚一室汝年六七歲從塾師
受經粗解文義後從同里顧仁仲先生遊學業漸進嘉慶

癸亥汝祖見背汝年僅八歲卽能盡哀如成人吾飢驅不能倚廬客于海虞之唐墅戊辰春吾赴公車明年夏南歸又明年庚午吾攜汝讀書于虞山時汝年十五作制舉義清雋有思致辛未春肄業游文書院每課必冠其曹壬申冬十月學使文遠臯先生科試汝文取州學弟三古學取州屬弟五時年十七自入學後月課及歲科試屢列高等三應鄉試不第志氣不少挫折并肆力爲詩古文辭不肯自囿于俗學吾家累世忠厚積善之報當在于汝絕不意天之厄汝以至于斯也汝自虞山歸授徒里門時年十九汝母適感時疾汝侍湯藥中衣廁身自浣滌而吾則奔馳南北置家事于不問汝母經營拮据又無僕隸可給使

令者南門之外薄置田畝產瘠佃頑催租索欠嚴霜烈日僕僕道途汝之境已甚苦矣丙子春娶婦于城東王氏婦慧而淑又嫻女紅能甘澹泊以故伉儷極相得然婦體素弱婦家止此一女極珍愛歸而遇疾則必久畱而汝母不知則以婦爲不慣寒素每事必呵責汝吾從吳門歸見汝若重有憂者詢之知汝近患心悸吾攜汝偕往崑山養疴僧寺中疾瘳汝赴鄉試歸復偕往浙西歷韜光靈隱南屏淨慈諸名勝有紀游詩一卷汝雖有病而興會尚高吾亦不以汝病爲慮也明年丁丑吾復赴公車汝支持家事授徒于吳門自是婦病大劇戊寅春汝婦翁喪子婦歸哭唁遂卧病于外家自三月至九月汝延醫市藥奔走來往無

片刻停而婦竟不起當斯時也籌殮具議喪儀招魂以歸設位而哭汝以一身百計補苴晝不暇食夜不假寐而汝之志又大可悲矣汝婦沒時汝飛書勸吾歸而吾卒不歸汝傷痛之至以酒遣悶醉後益復悲憤至己卯八月二十九日吾與汝始見于吳門汝之憔悴單寒至于如此而吾也三年留京不得一第是汝之病吾實爲之也以汝之才而吾不培養以汝之厄而吾不分憂以汝之病而吾不預爲調治吾上負先人下負于汝其尚何心自立于人世也哉吾之赴山陽也汝之外祖母依于吾家老病卧床汝母不忍出門吾與汝買舟至淮聞學舍向無器用供給者汝從婦翁貸銀爲經理檄書款費購買几筵器皿自帷帳茵

褥以及筐筥錡釜之屬皆汝一手所布置晨起則奔馳闐闐日間則捆載裝束夜深則筦算牙籌一日自閭門至盤門行十餘里忽心痛嘔血諱不以告吾偵知之以爲大戚汝曰近時獲此疾者頗多無傷也比至淮又部署一切極其勞苦四五年間每歲一歸嘗以汝嗣祖母之苦節請旌于朝或勸汝以繼室則堅執不從曰吾若止此一身則急思似續今有弟在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患焉又以吾故不忍久離歸必速出出則吾所需之衣服冠履及學舍中器用之缺乏者輒補之今所購之物具在也而曾無一物以殉汝不獨睹物思人不堪回首而汝一生之心血乃耗盡于無何有之鄉徒使吾終日哭汝而不能救汝之死也豈

不悲哉道光壬午春汝病驟發汝母與汝弟來視汝而留
汝妹于家汝母不久亦歸明年汝歸數請于母欲母與弟
妹俱至淮而妹將納采汝以所請之不遂也忽忽不樂去
年秋汝弟以書來云有遣嫁事望兄歸而汝病已深不能
經理遣嫁事吾乃詣府請假汝力疾爲吾治裝且曰兒病
斷無他變也臨別時汝色慘甚吾亦愴感然已無可奈何
竟淒然而去至家一月汝來書知別後三日病大作煢煢
孑影舉目無親大有膽落心虛之象當是時汝一身在淮
朋好皆未能酬接獨吾之同官雷君存齋與其同鄉范君
味蓮日夕視汝汝賴以稍安汝雖困甚然猶理日用事并
并有條今年正月晦日吾回署甫入門汝趨而出吾悲且

喜汝氣喘久之曰兒今晨得父書明日將遣人至寶應迎
吾父不料吾父已兼程而至遂大喜吾尚冀汝之無恙也
急延醫爲進參劑不效越數日且愈危汝曰兒病不可爲
矣將告歸吾沮之汝固請吾知汝不可以留則欲偕歸汝
曰非計也館地甚少父又不慣家居願三思之又告吾曰
學舍雖苦畢竟有此一席可以娛老願吾父勿遽棄之又
告吾曰兒歸後願吾父曠達勿以思子之故忽歌忽哭又
告吾曰凡人受師長之恩尚不敢忘況我父乎俄而僕夫
在門汝于中庭四拜一慟而別時二月二十七日送汝至
蘇者范君味蓮也隨汝至家者舊僕陳彌也汝于三月初
八日至家猶作書勸吾以善保身體自是之後遂不復有

來書矣六月十八日得汝弟書知汝没于四月初十日諸親戚恐吾過悲不肯告吾意欲相約到淮而遷延再三迄無成見至于兩月有餘始得聞知嗚呼痛哉歷溯吾父子睽別之時多聚處之日少自庚午至癸酉自庚辰至甲申相聚八九年耳中間又暫相別所依依膝下者六七年耳乃至斯而死者不可以復生散者不可以復聚也吾猶悼往事于人間而汝竟抱餘悲于地下也雖然汝婦之終闋七年而汝繼之今吾之痛汝過于汝之痛婦然則吾父子相見之期當復不遠此雖汝九泉之下所不忍聞者而自吾視之則樂甚也特吾未竟之志有三事焉一則汝嗣祖母已蒙 恩獎卽當卜地建坊一則爲汝夫婦謀窀

窆事一則爲汝弟擇婦以承先祀俟其生子卽爲汝立後三事告成吾將一笑而逝與汝相依又恐死者未必有知汝將于何處侍吾耶吾將于何處尋汝耶嗚呼痛哉汝所著嘯雨草堂文藁賦藁古今體詩如干卷樂府如干首一枝巢日記吾已屬汝弟速寄至淮陸續付梓其在淮上之詩諸同人共爲檢出先刻一卷顏之曰澹然集以汝常在澹然居中吟嘯也汝詩多傷心之語身之不存詩于何有特畱此區區願與世之傷心人同聲一哭耳至于附身附棺總以吾不在家必多負疚吾實爲之夫復何尤今吾聊備蔬果冀汝魂之復來而淮人食品汝在病中素所憎厭吾亦無可如何聊以表吾心耳嗚呼哀哉尚饗

李海帆云聲與淚并筆隨腸轉此種文字原不計工拙
于語句之間然卽以文論亦卓然不朽之作也惟是彭
長顏短轉眼皆空達人當作如是觀耳
程禹九云淒心寒魄斷腸之聲

悔生居士自祭文

古而無死其樂奚似居士悔生乖乎人情人謂居士支離
病憊譬彼痍木巖獄穴械或謂居士揚己露才招尤召謗
神疑鬼猜或笑居士迂拘拳桎其性孤寂其命煢獨或譽
居士蹈信踐義无妄之災不召而至或勸居士毋自鬱伊
達人安命汝豈不知居士曰吁非天厄我我自速辜欲道
不可我生之初食貧而居累世手澤有詩有書胡不振奮
以光門閭坐享鐘鼎出乘軒車而甘嬾散循陰視隙盛年
一去此日可惜親在之日不圖顯名親沒之後迺反營營
南轅北轍躑躅奔走塵緇其衣髮皤其首四十見惡五十
無聞哀哀父母生我之恩何以報之此心難捫風摧隴樹

露降秋晨烏棲月苦馬鬣雲昏誰無父母誰非子孫終天
負疚痛極聲吞佳兒早慧翩其能文欲光前業以揚清芬
天生此子幹父之蠱胡不培養俾罹憂苦艱辛十年膏肓
二豎百憂纏身無恒安處家道既窮窮則必乖乖必有難
天降之災災自天降不可救止不戕其身而奪其子上訴
于天似夢似癡忽予忽奪孰主張之逢天俾怒怵然自思
行負神明不孝不慈往不可諫來不可追窮民無告不死
何爲祝宗之祈云胡不効當死而生可賀而弔嗚呼居士
填膺酸悽神瞶而散面枯而顰有子不祿死別生離形影
相弔于誰之依羈身千里不謀一飽著書數篋不值一錢
亦有親屬離神合貌當面輸心背面非笑吁嗟默默知者
其誰生也如寄死也如歸浮生夢幻從古如斯絮酒自奠
盡此一卮哀哉尚饗

華亭范學誠校

